

冊府元龜補鈔卷之五

卷之五十九 物隨力弱林氏語者十一條 二十二行

五十二至二十七章論者九之下抄は又古字の取字所記 十七行

六百一十七 劉三復一條 十二行

六百一十八 符有勿一條 四行

李日知一條 四行

李岷一條 九行

崔暹一條 九行

六百二十一 後魏杜鈞一條 六行

六百二十二 世宗時錄云可三月一條又五月二月七行。一云

六百二十三 田養子乞一條

六百二十四 茅室一條 王長昌



身之一條未補臣等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攻伐第四

魯哀公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陳留縣初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

賸罕達也瑕請武子之屬

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遷舍壘舍

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

子姚武子賸也

身之... 臣...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攻伐第四

魯哀公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陳留初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 賸罕達也瑕請

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遷舍壘舍

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 子姚武子賸也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

郊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秋宋公伐鄭報雍丘

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

謀伐齊

十年春公魯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鄆齊地

齊人殺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徐豕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豕吳大夫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

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與兵事不再

令再令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犁一名隰

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成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傲師伐齊未得志故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

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

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

十一年春齊為鄆故鄆在前年國書高無本帥師伐我及

清清齊地齊北盧縣東有清亭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

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樊遲魯人孔子

弟子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

乃踰溝

列國君部

二

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沙泗二陳齊大夫師獲甲首八

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

入其軍

五月公會吳子伐齊為郊戰欲報報也克博壬申至於嬴博嬴

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

曹將下軍展如軍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

本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

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問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

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

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西示必死陳子行命

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且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短髮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

于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

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戰死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

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疆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

戰于艾陵展於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

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

郭書革軍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

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初宋鄭之間有隙地焉

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

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

為之城岳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

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救前年圍岳師鄭子賸使狗曰得

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讎郟延

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空虛之名不有

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

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

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

未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讐而

弗殺也太子日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

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

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

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又云夫差殺申

胥不稔於歲乃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勾踐乃

令范蠡后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敗子友於姑

熊夷勾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邪焚其姑蘇徒其大舟

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四年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十五年夏鄭伯伐宋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

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

子為左右句卒

句卒鈎五相著別為左右屯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

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

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左右句卒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故得勝也

六月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

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

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

釋四服服其本原

曰國子實執

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

欲必敵晉子又何辱

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

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畏子

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初曰公之亂陳人恃

其聚而侵楚

聚積聚也

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

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

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

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

克領左史皆楚賤官

子穀

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

楚武王

是以克州蓼

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

縣申息

楚文王滅由息以為縣

朝陳蔡封畛於汝

開封畛北至汝水

唯

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誥誥疑也令尹有憾

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弟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

子與君盍舍焉舍有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

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使于公孫朝

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滅之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

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

而突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

鄆入般師出辟蒯贖也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

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

刑懷其邑聚公使匠父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

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

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

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

姓戎人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

姜鬣呂姜莊公夫人鬣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

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

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

子起起靈公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

十八年春巴人伐楚圍鄆鄆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

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

後故命之命以為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

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

君者也相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多奔吳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

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郢君

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憂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

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

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也不為備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是

年吳伐楚

年吳伐楚

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

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

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又云越王勾踐伐吳

吳王師其賢良尚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成行

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令君其圖

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許之范蠡進諫曰

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刑天

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

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

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

之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十年謀之一而朝而棄之

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乎王孫
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害者
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思其不祥
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城子也故濱
於東海之波龜鼉魚鱉之與處而龜鼉之與同者余
雖覲然而人面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王孫雄
請反辭於王蠡曰君王以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
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蠡不報於王擊
鼓與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官不許吳成遂滅吳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瑶伐齊

荀瑶荀鑠之高無卒孫知伯襄子

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

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

武子晉大

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

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

治英丘也

治齊齊取英丘

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

犁丘

犁丘濕也

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

仲以楚師伐齊取穀

在僖二十六年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

陽

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欲臧氏世勝齊

故欲乞

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臧石賓如之子

軍吏令繕將

進

晉軍吏也善治戰備

萊章曰君卑政暴

萊章齊大夫

往歲克敵

禽顏

庚

今又勝都

取廩丘

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覺言也

覺

也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

生日餼

太史謝之

晉太

史

曰以寡君之在行

在軍

牢禮不度

不如禮度

敢展謝之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

筏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筏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文子欲

納之懿子曰君復而雷少待之必毒於民也乃睦

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出禦之大敗衛師大敗

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

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日子物

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

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

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

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俾而納公申重

也開重門而嚴設守衛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

庶弟公子黜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司徒

也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

困期也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

也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

者忿期而及其姊爲夫人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

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于齊弘駟齊師將與陳皮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

者之子使朝歛于設乘車兩馬繫五色焉乘車兩馬大夫

五日三日以禮之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

以國之多難未女役也今君命女以是役也服車而

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其

言整也留舒齊地遠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至高平入濟

子思曰大國在敵邑之宇下是以告恚今師不行恐

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仗戈製雨衣也立於陂上馬不出

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

卜敵齊

周定王二年秦庶長將兵拔魏城秦厲共公十年臣欽若等曰是歲魯

哀公卒此後依六國年表以周年爲首

十二年秦厲共公將師與繇諸戰

二十二年楚滅蔡楚惠王二十二年蔡侯齊四年

二十四年楚滅杞杞夏之後

孝王十年楚滅莒楚簡王元年

威烈王八年秦與魏戰少梁秦靈公七年晉城少梁秦擊之

十三年秦與晉戰敗鄭下秦簡公二年

是年齊伐晉毀黃城圍陽孤齊宣公四十二年

十四年魏公子擊圍繁龐魏文侯十三年

是年齊伐魯莒及安陽一作安陵

十五年齊伐魯取一城

十七年魏伐秦

十八年魏擊宋中山伐秦至鄭而還

是年韓伐鄭取雍丘 韓景侯元年 齊伐魯郕

十九年鄭伐韓敗韓丘於負黍 在陽城

是年齊伐衛取毋丘

安王元年秦伐魏至陽孤

二年鄭圍韓之陽翟晉伐楚至桑丘 楚悼公二年

四年楚敗鄭師

七年秦伐繇諸 秦惠公五年

八年齊伐魯取寗 齊康公十一年

九年魏伐鄭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韓列侯九年

十二年秦與晉戰武城

是年齊伐魏魏取襄陽魯敗齊于平陸 在東平

十三年秦侵晉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

十六年魏襲邯鄲戰敗 魏武侯元年

十七年韓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韓文侯二年

是年齊伐魯破之趙敗齊于靈丘 趙敬侯二年

十八年趙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

十九年魏敗趙免臺趙築剛平以侵衛

二十一年趙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

二十二年魏韓趙伐齊至桑丘鄭敗晉

是年齊伐燕取桑丘是時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

桓公午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

不若勿救段干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

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魏秦戰楚楚聞之果起兵

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取桑丘

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拔魏黃城

在陳留

二十四年魏韓趙伐齊至靈丘

齊威王元年因康公喪來伐

二十五年蜀伐楚茲方

楚肅王四年

是年齊伐燕趙救之與中山戰于房子

二十六年趙伐中山戰于中人

中山唐縣有中人亭

烈王元年韓滅鄭因徙都鄭

韓哀侯二年

三年燕敗齊林狐

一作林營燕釐公三十年

是年魯伐齊入陽關

在鉅平

晉伐齊至博陵

四年趙伐衛取都鄙

一作鄉邑

七十三

趙成侯三年

是年衛敗趙于蘭魏伐齊取薛陵

五年魏伐楚取魯陽道與秦戰高安敗之

六年趙伐齊于甄

是年魏敗趙于懷韓惠王元年趙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趙長

子

三年魏敗韓于馬陵韓懿侯二年

是年趙敗魏涿澤一作初魏武侯卒于瑩也與公

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頤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

侯曰魏瑩與公中緩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

王錯魏大夫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除一作倍破魏必

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並兵以伐魏

戰於涿澤在長社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

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

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

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

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

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

其國可破也今之衛縣一說

顯王元年齊伐魏取觀津魏觀以和齊

是年趙侵齊至長城

三年秦敗韓魏洛陽秦獻公十二年一說

是年趙與齊戰阿下

四年魏伐宋取儀臺一作義臺

是年魏伐衛取甄

五年秦章嶠一云車騎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

是年秦攻魏趙救之石河

六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

七年魏伐韓敗于澮一作會

是年秦使庶長國伐魏戰少梁虜其太子一云虜魏將公孫

取麗

八年魏伐趙取皮牢趙與韓攻秦

九年趙助魏

十一年秦敗韓西山秦孝公四年韓昭侯元年

十二年宋取韓黃池在平丘魏取蔡朱

十四年秦魏侵宋黃池宋復取之

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魏少梁是年魏

圍趙邯鄲

十六年魏拔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

曰救趙孰與勿救駟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

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

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卑其救是趙不伐而魏

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獎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

威王從其計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

十七年秦衛鞅為大良造將兵伐魏安邑降之

是年諸侯圍魏襄陽

十八年秦衛鞅圍固陽降之秦攻趙蘭

二十二年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

二十五年趙攻齊拔高唐

二十七年趙公子刻攻魏

二十八年魏伐趙

趙肅侯九年

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

救趙擊魏魏送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

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

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

謂太子曰臣

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

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

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

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

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太子雖

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

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

在元城

齊虜魏太子申

殺將軍洧軍遂大破

二十九年秦趙齊共伐魏秦將商君詐魏將軍公子

邛而襲奪其軍而破之

三十年秦與晉戰岸門

三十四年秦拔韓宜陽

三十六年秦敗魏將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

在上郡

是年楚圍齊於徐州

楚威王七年

趙圍魏黃不克

三十七年魏與齊伐趙

魏襄王三年齊宣王十一年

趙決河水灌

之兵去

是年齊伐燕取十城

燕易王元年齊宣王十一年因燕喪伐之蘇秦說齊還燕十年

三十九年秦圍魏焦曲沃

秦惠文王八年

于秦河西之地

四十年秦渡河取魏汾陰皮氏圍焦降之

是年魏伐楚敗之陘山

在密縣楚圍王十一年

四十一年秦公子桑圍魏蒲陽降之

是年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趙蔣離石

四十四年魏敗韓韓舉

韓宣惠王八年

四十五年秦相張儀將兵取陝

四十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軍而攻魏破之於襄陵

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

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

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

憂請令罷之即往說昭陽昭陽引兵去

四十七年秦取魏曲沃平周

慎靚王二年秦擊韓取郢

於乾切今郢陵縣

三年魏韓趙楚燕五國擊秦不勝而去

是歲秦惠文王後七年魏

哀王元年韓惠宣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八年楚懷王十一年燕王噲三年

四年趙韓魏共擊秦秦敗趙斬首八萬級又敗韓于

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

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

韓氏急

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

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申與之南

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

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

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非

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

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

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

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

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

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

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

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

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

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
 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
 敵王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
 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
 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
 輕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
 於秦秦因大怒益早伐韓大戰楚救不至

是年齊敗魏趙於觀澤

一作觀津齊
 泚王七年

五年秦使司馬錯擊濁滅之

是年秦取趙中都西安陽邑

一云西都及中陽
 又云中都西陽

六年秦伐取韓石章敗趙將軍英

一作趙將軍泥
 一作趙將莊

赧王元年秦使樗里子伐魏焦降之

一云取
 曲沃 敗韓岸

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

二年秦樗里子擊趙蘭陽虜趙將公子繇通

一云虜
 將又趙

莊

三年秦庶長章與韓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

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

秦使庶長疾

樗里
 子也

助韓而東攻齊到蒲助魏攻燕

是年齊趙攻魏魏擊齊虜聲子於濮與秦擊燕初燕

王增立以國讓其相子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

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狗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郡之兵章子齊人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王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年表云君及太子噲子之皆死汲冢紀年田齊人擒子之而醢其身

四年秦伐楚取召陵魏圍衛

七年秦使甘茂庶長封伐韓宜陽秦武王三年韓襄王四

八年秦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是年趙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伐北至無窮

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九年秦擊魏皮氏未拔而解秦昭王元年

是年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伐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十一年趙王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

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軍騎趙希并將胡伐趙

與之陘一作陵又陘或宣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闕與

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華一作夾鴟一作鴻王軍取鄣石邑在嘗

山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

十二年秦拔魏蒲坂晉陽封陵取韓武遂

是年趙攻中山

十四年蜀反秦司馬錯往誅蜀守惲一作惲

是年秦取韓穰趙攻中山魏韓齊與秦擊楚敗楚將

軍唐昧於重丘齊使公子將大有攻秦庶長奐斬首

二萬

十五年秦擊楚斬首三萬攻襄城一作斬成殺景缺一作景快

是年趙攻中山穰地北至燕代至雲中九原

十六年秦使將軍芋戎攻楚取新市八城江夏有新市縣

十七年魏韓齊共擊秦於函谷敗之

是年秦敗楚十六城楚頃襄王元年

十九年魏韓齊宋中山五國擊秦至鹽氏而還一作監氏

秦與韓武遂和一云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

二十年秦尉錯拔魏襄城魏昭王元年

是年趙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在上郡是年趙惠文

王四年一說在三年

二十一年魏與秦戰解不利

是年秦向壽伐韓武始魏郡有武始縣左更白起攻新城

二十二年韓使公孫喜率周魏擊秦秦左更白起敗

韓魏二十四萬于伊闕虜公孫喜拔五城韓釐王三年

二十三年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子之攻楚取宛

二十四年秦左更錯取軹及鄧河內有軹縣南陽有鄧縣拔韓宛

城

二十五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闕下

二十六年秦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秦拔趙梗陽在太原

是年趙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

二十八年秦拔魏新垣曲陽之城

是年趙趙梁將兵攻齊

二十九年秦將錯攻魏魏安邑秦出其人又敗韓兵

夏山趙韓徐為將攻齊

是年齊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

韓聶與吾反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

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魏楚必

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

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

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

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

治不安中國白頭遊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後

伏軾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秦之愚也晉楚合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使事秦王曰諾於是齊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

三十年秦將蒙武拔齊列城九

一云趙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

靈丘

三十一年秦尉斯離與韓魏燕趙共擊齊攻之是時燕以樂毅為上將軍與晉楚三秦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潛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

燒其宮室宗廟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盡屬燕

三十二年秦拔魏安城

汝南有安城縣

兵至大梁而還

燕趙救之

是年趙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

樂平治縣有昔陽縣

三十三年齊拔趙兩城是時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乃伐趙

三十四年秦拔趙石城

在北平有石城縣

是年趙王再之衛東決河水伐魏氏

三十五年秦白起擊趙取光狼城首二萬

一云二萬

地動

壞城趙將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

是年秦將錯發隴西因屬擊楚黔中拔之楚與秦漢

及上庸地楚頃襄王十九年

三十六年秦拔楚陽西陵一云陽鄧殺罪人遷之

是年趙廉頗將攻齊

三十七年秦白起擊楚拔郢燒夷陵更東竟陵以為

南郡楚頃襄王亡走陳

三十八年秦蜀守若伐楚拔巫黔中

三十九年秦白起擊魏南城一作兩城魏安釐王元年又拔楚丘

旁

是年趙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廉頗將攻幾取之

四十年秦拔魏兩城軍大梁城韓使暴載來救為秦

所敗與秦溫以和

是年趙廉頗將攻魏房子屬嘗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

安陽取之

四十一年趙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趙華陽得一

將軍又拔魏四城斬首四萬

四十二年秦客卿胡復攻魏卷河南有卷縣蔡陽長社取

之擊芒卯華陽破之華陽亭名在密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

陽以和

四十三年楚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

四十五年秦韓相攻而圍趙闕與音馬與趙使趙奢

將擊秦大敗之

是年秦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復攻趙闕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聽范雎謀使五大夫魏綰伐魏拔懷城

四十九年秦拔魏廩丘懷或作邢丘 又作鄆丘

五十年秦拔趙三城趙孝成王元年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

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乃出

太后不肯左師觸龍諫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於齊齊兵乃出

是年齊田單將趙師攻燕中陽一作中人拔之又攻韓注

人拔之韓惠王七年

五十一年秦拔韓陘城汾旁一云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擊韓於太行

五十三年秦五大夫責攻韓取十城取楚州

五十四年趙使廉頗距秦於長平初秦擊韓於太行

上黨守馮亭使者至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

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邑十七願再拜入

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

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
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
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
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
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
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
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
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乘之軍而攻踰年
歷歲未得一地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
也趙豹出趙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
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
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
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
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
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
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
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
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

五十五年秦將白起破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
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

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

五十六年秦軍分為三軍白起歸王齕將伐趙白起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

五十七年正月秦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令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為蔡尉捐弗守

五十八年十月秦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王齕攻邯鄲不拔一云魏公子無忌楚春申君救邯鄲秦兵解去

遷奔汾軍餘攻秦軍斬首六千晉楚流外河死二萬人楚一作曼攻汾城即從唐拔寧一作曼趙邑也新中寧新中更

各安陽魏郡有安陽縣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

是年燕攻趙昌壯一作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

信梁破之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是歲周赧王卒此後以秦年為首

秦昭王五十二年楚取魯楚考烈王八年

五十六年燕伐趙燕王喜四年為趙所破殺栗腹初燕王

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

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

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

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

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

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在常

川今高邑鄉秦將而攻伐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鄉秦

樂間世家云廉頗圍燕

莊襄王元年秦使蒙驩伐韓韓獻成臯滎陽秦界至

大梁

是年楚滅魯趙假相大將武襄君樂乘攻燕圍其國

三年趙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

是年秦使蒙驩攻魏高都拔之又攻趙榆次新城狼

孟取三十七城

三年秦將王齮擊韓上黨拔之

是年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外走蒙驩

趙孝成王二十一年趙廉頗將攻繁陽在頓丘取之是歲

秦始皇三年此後秦諸侯並入閭位勲業門

悼襄王二年趙使李牧將攻燕拔武遂屬河間一方云屬安平

城屬有督亢亭

三年趙使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初劇辛故居趙

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

令龐煖將也故因趙樊攻之間劇辛辛曰龐煖易與

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

劇辛

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藁在新豐不拔移

攻齊取饒安在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

五年傳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帥守河梁

河門右

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除秦攻鄴拔之今饒云拔闕與

鄴九城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十八

復邦

訓諫

禦備

交質禦備

行罰

復邦

古之諸侯選賢立嫡樹之成法所以寅奉宗廟長守

富貴者也乃有立嗣靡淑怠棄先業流離奔走不保其社稷者矣復有貽謀弗臧延及後嗣艱難勤苦克復其疆土者焉昔周室之興也列爵分土及其衰也以衆暴寡攻戰守禦日不暇給民棄不保時而有之至於因人以興或大其祚脩德以復或啓其宗或霸王以大義固存或國人以衆心見納繇是再奉齋酌以見宗祏不失舊物而處於民上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非德義孰能之哉

魯隱公五年春晉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曲沃晉別封文侯弟成師之邑莊伯成師之子翼晉舊都尹氏

武氏周大夫也晉侯君翼故謂之翼侯

六年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五正五官

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故須父之子嘉父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侯晉別

邑不得復入翼故別居鄂

十一年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入許許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

弟桓公十六年許叔入于許

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

逐之出居于魏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冬王師秦師

圍魏執芮伯以歸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爲芮十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

公使為卿為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鄧姓昭公名

忽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姑姓宋大夫也雍

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突厲公名亦執厲公求賂焉祭仲於宋人盟以厲公歸

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巳亥厲公立十五年春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遂告

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九

月鄭伯突因櫟人殺擅伯而遂居櫟櫟鄭別都也擅伯鄭守櫟大夫

十七年鄭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公子亶十八年齊人

殺子亶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昭公弟子儀也

莊公十四年春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

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瑕殺

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名朔初衛宣公蒸於

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宣公取

之生壽及朔屬諸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公

宣姜所娶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載其

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二公子公怨惠公左

公子洩右公子賤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莊公五年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六年夏六月
衛侯入于衛放黔牟殺左右公子僖公十五年九月
晉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
反首拔舍反首髮亂垂下也拔草舍止壞刑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
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
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曰妖夢突與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
語踐厭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
后土實聞君之言穆姬聞晉侯至以太子瑩弘與女
簡壁登樓而履薪焉瑩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壁瑩弘姊妹古之宮閉官皆居之臺

以杭絕之穆姬惠公之妹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使以免服

衰經逆且告逸衰經遺喪之服今行人服此服迎秦伯耳告將以取辱自殺曰上天

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我戎若晉君

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杭絕令不得通外內大夫請以入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

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

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

天地也食消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

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繫晉大夫恐英子吾歸復相聚為惡

桑日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

君祇以成惡祇適也且史佚有言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

無怙亂恃人亂為已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

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告之卻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

飴甥字千金晉侯聞秦甥也蓋姓瑕子金教之言曰

口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也且告之曰孤雖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

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伐也圉公惠公太子懷公衆皆哭

君不還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

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

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太子圉諸侯

聞之喪君有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庶有益乎衆說晉陰飴甥會衆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

呂生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陽縣東有王城今古武鄉秦伯曰晉國

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

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

無二是以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蹙謂之

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

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

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

也言懷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

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

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

有濟之祀邾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夷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

保安也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迤迤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夷若封須句是

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

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

二十八年夏晉侯及楚戰于城濮衛侯鄭出奔楚初

文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

伐衛取五鹿五鹿衛地城濮之戰楚師敗衛成公聞之懼

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訖元咺於

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

夷叔以入守夷叔武謚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

盟于寗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

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諸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魯

公為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

歸于衛衛侯使賂周欵治廬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

卿二子鄭大夫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假母弟不書殺賊也公

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歆先入及門

遇疾而死治屢辭卿見周歆死而懼

是年晉文公執曹伯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

史豎掌通內外史晉大夫使日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齊桓為會而

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

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

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會私詐復而不與偕復非信

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曹衛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

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復曹伯

成公九年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

鞮公孫繇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

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詰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十年四月

稟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

歸其以來成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

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瑩辛

巳鄭伯歸

十三年五月公會諸侯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廬曹宣公也

曹人使公子賀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賀芻曹成

也公秋賀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共役之勞請俟他年

十五年三月公會諸侯盟于戚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師

十六年六月曹師歸自京師為晉侯所放故書歸

襄公十四年二月衛侯衛獻公也名衛出奔齊初獻公戒孫

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朝服待命而朝日盱不召射鴻於

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

戚孫蒯入使蒯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其詩云彼何人斯居何之廩無秦無勇職為亂階喻文子居河上而欲為亂太師掌樂大夫蒯

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公使

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丘宮近戚六地孫子皆殺

之四月己未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

出奔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

也公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善曰吾得罪於君

衛悔而無及也各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

吾餒而巳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

八月獻公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右

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殺剽天下誰畜之悼

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二十六年二月庚寅
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甯子出舍於郊欲國人召

甯子復攻孫氏克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甲午衛

侯入又云衛獻公奔齊殤公立封公孫林父於伯十

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在齊景公聞之

與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晉

公平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

昭公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簡公公多嬖寵欲去諸

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公

懼奔齊十二年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唐因其眾也

言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唐燕別邑也不言於燕未得國

二十年六月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奪之司

寇與鄆鄆豹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反

豹使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丙辰衛侯

在平壽衛侯靈衛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子

惟於門外而伏甲焉用戈擊公孟殺之公聞亂乘驅

自闕門入公載寶以出如死鳥死鳥衛齊氏之宰渠

公子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

遂伐齊氏滅之子已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

上七月戊午朔盟國人

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

陳千柏舉楚師亂吳師大敗之五戰反郢已卯楚子

楚昭王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庚寅吳入郢楚

子奔鄭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父曼成然今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殺昭王乃與王出奔

隨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于秦秦

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

六月敗吳於魏楚地會吳王弟夫槩見吳王兵傷敗乃

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出楚歸擊夫槩夫槩

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九月昭王歸入郢

哀公二年衛侯元卒乃立輒輒元之孫六月晉趙鞅

納衛太子戚衛太子蒯聩也是為莊王十五年冬孔文子之豎渾

良夫與太子入櫟寧秦衛侯輒來奔十七年三月晉

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

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

教使不來衛臣辭以難太子父使椽之椽訴父故六月趙

鞅圍衛十月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衛人出莊公而

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

入莊公也般師入辛巳石圃作難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

戎人遂殺之衛人復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

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十八年衛石圃

遂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七年魯人伐邾遂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獻于毫

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四諸負瑕故有釋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府西北有瑕丘城

前者魯得邾之繹氏使在邾茅夷鴻以束帛韋自請

救于吳無君命故言比

八年吳伐我為邾故伐魯吳人行成未與魯成齊侯使如

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

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梏擁也使諸大夫奉

太子葦以為政十年邾隱公來奔遂奔齊二十二年

自齊奔越日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葦

奔齊

訓練

昔祿去周室王道寢衰故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眾者

得以暴寡彊者以凌弱其國大者或僭作五軍其土

狹者或竊置三卿其有以大閼於秋治兵於廟定霸

爭雄更勝迭負蓋有黷武佳兵之志無民民間罪之

舉徒使蟣虱生於甲冑肝腦橫於原野覽之信史良

有悲夫

魯桓公六年秋大閼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城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莊公八年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成治兵於廟

禮也

僖公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令尹子文治兵於

睢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睢楚之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

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薦子玉為令尹故薦楚

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彼廬晉韋以春蒐禮改政令敬

其始也彼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三軍今復大國之禮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

擊將右行先幾茂將左行晉置上中上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太子六軍之名

王行無佐疑大夫將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前作三行今罷之更

為上下親軍河東問喜縣有清源

文公六年春晉蒐于夷三軍舍前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

宣公十四年夏晉侯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

馬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二車千乘

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

蒐且見魯眾之多數也

十年秋七月伐莒取鄭鄭莒邑各也

十三年夏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日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竝徵會會于良七月治兵于邾

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叔向日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

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旂也壬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曳旆以恐之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北蒲

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

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北蒲夏蒐非時

禦備

春秋左氏傳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政又曰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是知禦備之略有國者之所急也矧周室

既衰諸侯立政彊凌弱衆暴寡交相侵伐無歲不有

申嚴警備惟敵是禦於是乎興版築之役以峻其城

壘行蒐田之令以簡其軍實斯所以謹其武守固其

邦國者焉

魯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中丘在邾浪臨沂縣東北九年夏城郎

桓公五年城祝丘齊鄭將襲紀紀人懼而來告故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郟郟魯下邑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十二月城諸及防諸防皆魯地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

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

文公七年三月城郟因伐邾師以城郟郟魯邑下縣南有郟城備邾難

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及郟郟魯所爭者城也

亭即鄆陽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嘗節於是

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事禮也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王於是乎

成城郭郭郭也

十九年冬十一月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名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

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昭公元年六月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

櫟邾黑肱王子圍之弟皙也犂縣屬南陽邾縣屬城櫟今河南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

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鄒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

蔡縣東北以報諸方之役諸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

於夏汭夏汭漢水之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歲尹宜咎

列國君部

城鍾離

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

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彭生

楚大夫罷鬬韋龜城賴之師

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

陰縣今屬南鄉郡

令尹子瑕

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

其世而已

遷陰城邾皆欲以自完守

二十三年冬楚囊瓦爲令尹

囊瓦子囊之孫子嘗也伐陽年

城郢楚用

子囊遺言曰築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

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定公六年冬城中城

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

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三邑也

哀公三年五月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黨范氏故懼

晉城啓陽今琅瑯開陽縣

四年城西郭

魯西郭備晉也

五年春城

北備晉田也

六年春城邾瑕

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十一年夏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秋季孫命備守

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善有備

鄭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

肅侯十七年築長城

武靈王二年城鄣

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在嘗山

孝惠王十一年城元氏嘗山有元氏縣

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

悼襄王元年大備一作脩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城

二年城韓臯

魏文侯六年城少梁

武侯二年城安邑于垣垣縣有王尾山也

八年復城少梁

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

十七年擊宋中山伐秦至鄭還築雒陽一云擊中山置合陽又世

家云攻秦至鄭而還築合陽雒陽

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陵塞固陽

秦厲公十六年塹阿旁補龐戲城絕作阿旁

二十六年城南鄭

靈公元年城塹河瀨

十年補龐城籍姑

簡公七年塹雒城重泉

獻公二年城櫟陽

孝公十九年城武城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武王四年拔韓宜陽涉河城武遂

楚懷王十年城廣陵

交質

戰國之時諸侯並爭干戈日尋變詐鋒起旣失盟誓之信乃有交質之約或因危以結好或匿詐以圖利

締結未已禍敗隨焉雖其至親無所顧惜禮所謂大

信不約傳有云信不繇中苟非其時何救於患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曰

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公子勿為質於

周 王子狐 平王子

魯文公十七年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墉也為質

焉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於晉

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許之平潘廙入盟

子良出質 潘廙楚大夫 子良鄭伯弟

成公二年九月楚侵魯及陽橋 陽橋魯地 孟孫請往賂之

公衡爲質

公衡成
公子

十七年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儒爲質於楚

侯儒鄭大夫

襄公元年正月諸侯之師圍宋彭城齊人不會彭城

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先齊靈公太子

定公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

焉而請伐楚初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

佩佩玉也

以如楚

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

其一子嘗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獻佩于子

嘗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以齊漢而南者有

皆大川

四年晉人使蔡滅沈楚爲沈故圍蔡蔡昭侯以其子

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與吳子伐楚

越王勾踐自會稽反國使范蠡爲大夫祐稽行成爲

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

韓宣惠王十九年秦伐韓韓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楚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三國兵伐楚楚使太子入

質於秦而請救秦遣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

亡歸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

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

楚頃襄王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

楚使左徒待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

歸

齊湣王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

涇陽君于燕陳翠合齊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

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

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

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

見太后曰何曜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

宜曜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

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

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

齋壘百里以爲人之終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群

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

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

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

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

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

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

為行具

晉惠公八年使太子圉質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趙孝成王元年秦伐趙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

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

出太后不肯伏臣彊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

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

盛氣而胥之入

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徐趨而坐自謝曰老

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之

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

食得毋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

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

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

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

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

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

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

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

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

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

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無使及豈計長久為

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念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摧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去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納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魏安釐王三十年信陵君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外時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傷今王囚增以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秦昭襄王爲質於燕武王死燕人送歸得立

四十年悼太子質于魏者死歸葬芷陽

四十二年立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太子有子二十餘人中男子楚爲質於趙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

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一云秦質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郾城

始皇四年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趙世家云秦召春平

君因而晉之世鈞為之請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

甚愛之而郎中姑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人秦秦必留

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

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

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

十五年燕太子丹入質於秦丹亡歸

行罰

夫作刑之意法天之震曜明罰之義本易之噬嗑蓋

所以齊眾而禁暴輔世而助治者焉春秋列國力政

專命至於結姦討貳閑邪懲敗亦必昭其罪戾寘于

典刑繇是定霸之舉眾心以服于紀之戮一成不變

斯所以臨長臣庶申明憲度寧四封之守宰糾諸司

之邪慝至於保世以滋大靖國而永命者曷嘗不繇

是哉

魯莊公六年夏衛侯入臣欽若等曰衛惠公即位四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

八年而後復入子黔牟惠公奔齊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于秦殺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衛大夫甯乃即位

十六年夏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臣欽若等曰鄭厲公即位四年

祭仲專政公令雍糾殺之雍姬祭仲之女九月殺公

告其父遂殺之糾公出居樂七歲復入子闕則彊鉏刑足日鼎公父定叔出奔衛其叔段之孫定

也謚三年而復之日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
入日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君子謂彊鈕不能衛其
足言其不能早避害

十八年夏楚子殺其大夫閻敖初楚武王遷權于那

處使閻敖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及國處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

文王即位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巴人叛楚而伐

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

閻敖既不能守城楚子殺之又游涌水而出

僖公四年夏齊人報陳轅濤塗初齊侯以諸侯之師

伐楚楚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

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若出於東方

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郟莒徐夷申侯

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申侯見曰師老矣若

出於東方而過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

其資糧靡履其可也靡草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

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誤軍道

十五年夏秦伯伐晉晉侯三敗慶鄭諫弗聽及戰于

韓原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

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及晉侯歸臣欽若等日晉

為秦所殺慶鄭而後入惠公即位六年

虜復之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煇壁之施臣欽若等曰晉文公亡過曹僖員霸魏殮寘壁焉魏犇顛頡

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魏犇負羈氏魏犇

也魏犇傷於胷中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

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

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躍三百距躍越也曲躍跳踊也百猶勵也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夏與楚戰于濮城晉中軍

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擊旆日旆通帛日旆

祁瞞奸命掌軍旅事而不修為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

茅茂伐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茂舟之僑也

士會隋武子士為之孫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殺舟之僑以

徇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

民服三罪顛頡祁瞞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

之謂也

是年夏楚令尹子玉與晉戰敗于城濮楚王使謂之

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

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

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王子也二子以此答玉使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

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是年冬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轉餞莊子

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寧愈忠而免之

文公九年正月己酉晉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乙丑靈公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

靈公殺其鄭父士穀蒯得初文公六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

穀梁益耳將中君先克日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

作亂

十八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

亂文公殺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

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

館載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偶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

黨於武氏故

宣公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

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卒奔齊卒甲之屬大夫

十三年冬晉人殺其大夫先穀初十二年晉師救鄭

荀林父為中軍先穀佐之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欲

還先穀曰不可以中軍佐濟故敗是年赤狄伐晉及

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

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其先穀之謂乎

成公六年秋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龜文華

元享之請鼓噪而出鼓噪以復入出入輒擊鼓日習攻華

氏宋公殺之宣公十五年宋楚平後元使圍龜伐已為質故怨而欲攻之

十八年春正月晉周子立悼公朝于武宮武宮曲沃始命君

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臣欽若等日皆厲公嬖臣也

是月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

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官師逃于

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

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明言其三罪使

清入殺國勝國勝佐子前年待命於清者國弱奔魯弱勝王湫奔

萊湫國佐黨

襄公三年冬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

偏于重子辛偏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

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失

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日梏平

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

敵遂逐之華弱奔魯司城子空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十九年秋鄭子孔子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

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於西宮子孔知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於純

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產子

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

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初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

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壓娶范宣子之女日栾和生盈厲卒和歸其老州賓通盈患

之和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

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及司空靜羊舌虎等十人公遂逐群賊群賊栾盈之黨知起中行

加州綽刑削之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兵亂不屬逐之出奔齊

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桓叔之父也晉亂自桓叔始輒止也民志無厭禍

敗無已厭極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陽畢

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木謂孽氏猶尚樹木也枝葉蓋長本根益茂

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所操去其枝葉絕其

本根可以少間間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公日子實圖之陽畢

曰圖在明訓訓教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當有威

權在君言不在臣君論賢人之後有嘗位於國者而立之

論擇也嘗位謂世有功列於國而中微者亦論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

而去之逞快是遂威而遠權遂申遠也權權及後嗣也民畏其威而

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蓄養

而教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欲惡情欲好若

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父矣誣罔也

惡取善曰誣謂蔡雖殺厲公然民被其德不以蔡書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人之思邵公也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公也

也若滅蔡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右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輔韓韓萬謂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嘗位於國者

也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藥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

藥盈不獲罪如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

何范其所請耳如何可滅也以暱于權暱近也言當遠行權者不可以隱於私私以

無恩隱蔽其罪暱于權則民不導不可導行權隱於私訓也

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與亡

君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及勞於國

而勞君身也君其圖之若愛藥盈則明遂群賊而以國倫儻倫理也厚戒箴國以待之箴猶勅待倫也彼若

數而遣之群賊盈之求逞志而國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彼

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若

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盡逐群賊而使祁寄託之而勸勉焉

午及陽畢適曲沃逐藥盈祁午中軍尉藥盈出奔楚曲沃藥盈邑

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之有功於先君而孫子不

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位居三年後三年也

藥盈晝入為賊于絳藥盈在楚一年而奔魯讓二十三年齊莊公使祁歸父以蕃載

丹元列國君部

為士納之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也范宣子以公入于襄

公之宮襄公完固故就之傳藥盈不克出奔曲沃傳

晉人圍遂刺藥盈滅藥氏刺殺也傳曰晉人尅藥盈於曲沃盡殺藥氏之族黨

也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

一十六年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

城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遂襲魯高魚高魚城在廩丘

東縣有大雨白其實入雨故水介于其庫入高魚庫以

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又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

是范宣子卒宣子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其

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

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

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必周諸喪邑謁齊魯宋也周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

封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偽效烏

餘之封者效效也使齊魯宋為而遂執之盡獲之皆

其徒若致邑封烏餘者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

故平公雖失政文子賢而諸侯猶睦

昭公十四年八月楚令尹子旗鬬成有德於王不知

度有佐立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王患

之九年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

居鄭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鄭公辛

定公十年夏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繇涉陀成何刺澤之盟

盛何曰衛吾濫原也尋得於是執涉陀以求成於衛

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陀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

棄禮不必均言必見殺不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涉陀亦遄矣哉詩鄘風

哀公二十二年十一月越王勾踐既滅吳而誅太宰

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受重賂與已比周也終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十九

識閭 奢侈 信讒

識閭

夫分土于社以啓疆宇受爵于朝以治人民皆親親
賢賢褒德報功之舉也及乎象賢以主祀繼世而為
邦於是無克肖之姿罔慎脩之志或情於知臣所任

而非允或昧於察已所作而靡成或用武無謀以自受其弊或出令不慎以終致其凶至於禍難將成尚忽忠臣之諫回邪已熾方思古人之功大以覆宗小以失位軍旅亡於外宗祜廢其祀蓋智有所不至謀有所不臧雖天命之難知故人事之可鑒者也

鄭文公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音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清人之詩

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甫田之詩刺襄公也

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衡門之詩以誘掖其君也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以救之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軍治于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魚曰子魚目夷字兵以勝爲功何嘗言與一云尚必如公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

晉厲公令胥童以兵八百攻殺三郟胥童因以劫彙書中行偃於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

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藥書等以誅邾氏罪大夫復位厲公游匠驪氏藥書中行偃以其黨襲厲公而殺胥童迎公子周而立之

陳厲公佗取蔡女數如蔡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

齊景公與衛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

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與之宴而駕乘庸廣載

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此君之壯也寡人請

攝以已書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

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出

田乞為齊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於

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

衆心宗族益彊晏子數諫景公景公不聽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子玉也闕止子我也事在

六年及卽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恒心不安故

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公弗聽

後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又云

簡公以田嘗監止一作闕俱為左右監止幸於簡公

日嘗心害之大夫朝禦鞅諫曰田監不可竝也公弗

聽監止舍公宮田嘗兄弟四人公每欲殺子我子我

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嘗太史子餘曰

田嘗非敢為利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嘗擊子我殺之簡公奔莒

衛靈公時公叔氏以蒲畔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

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

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

有保西河之志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者過四五人

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魯昭公伐季氏季平子登臺謝曰君以讒不察臣罪

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鄆弗許請以五乘亡弗

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將

合謀弗聽郈昭伯曰必殺之季氏與叔孫氏孟氏共

伐公公奔齊

吳王夫差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

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

以不聽子故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

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

與之市勾踐諾乃令大夫曰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

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

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

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

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
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
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
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有倖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
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
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
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
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韓宣惠王十六年秦伐韓急韓相公仲謂韓王曰與
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

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
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
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軫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
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
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王遂肆志於秦不穀
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
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
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
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
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

秦矣今不行見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
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
韓大戰楚救不至大次我岸穎陰有岸亭

燕王噲以子之為相貴重主斷蘇秦之在燕與子之

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蘇秦死蘇代為齊使於燕燕

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

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

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作

毛又曰耳陵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

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有讓天下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

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

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

任天下傳之於益已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

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言屬國於子

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

是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効子之子之南

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三年國大亂

齊王建以后勝為相后勝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五 六

又多予金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亡秦兵卒入
 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
 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
 楚懷王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大
 夫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
 絕其後因留懷王三十一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奢僭

列國之君數世而下席祖宗之勲烈承霸王之基扃
 奢侈萌生驕僭自至瀆宗廟之義廣宮室之制暨乎
 濫施名器弗顧典彝增飾冠服務夸奇曲蜉蝣之刺
 於是興焉

曹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故詩人賦蜉蝣
 以刺之

魯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持羽而舞天子八佾

諸侯六大夫四魯僭諸公也桓公惠公之子也禮緇布冠績綌諸

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紫綌自

魯桓公始也蓋僭王者之服也綌當用績

楚子熊通立三十五年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王楚室不聽還報楚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卑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魯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楹柱禮天子諸侯黝黝至至

黝至 黑色大夫蒼士黝丹楹非禮也

二十四年春刻桓公楠禮天子之楠斲之礲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礲之諸侯之楠斲之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

刻楠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

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非禮謂娶讐女非正斲刻楠上楹也本非

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為大人飾又非正也

齊桓公設庭燎之百禮曰庭燎之百繇桓公始也天

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晉靈公壯修厚斂以雕牆

宋文公卒始厚葬周屨炭益車馬始用殉燒鈴為炭以瘞墳多

理車馬用人從葬也重噐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石

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晉景公十二年始作六軍初作六軍俗王也

楚靈王會諸侯于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後

使蕩侯等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

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以翠羽飾

被豹舄以豹皮為履

魯昭公將殺季氏傳言殺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曰季氏為

無道借於公室久矣諸侯稱公室吾欲戮之何如詔公素畏季氏

意者以為如人子家駒曰諸侯借於天子大夫借於

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借矣哉失禮成俗不自知也子家駒曰

設兩觀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輅禮天子大輅諸侯輅

車大夫大車朱干朱飾楛以玉戚戚斧也以朱飾斧以舞大

夏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

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已俱文也文者舞文樂

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

制也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齊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

鳥獸公衣黼黻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帶凍

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

吳王夫差出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柘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今聞夫差次有臺榭

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木日榭過再宿日次宿有如嬙嬪御焉如嬙貴者嬪御

丹府元覽 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三 九

信讒

皆賤者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自先敗也已安能
敗我

信讒

夫讒言敗善君子之所憂偏聽生姦先民之攸戒蓋
夫浸潤之譖萋菲之謗其言孔甘內深次骨非夫特
蘊明識洞察情偽周將詒禍於賢哲此亂於家邦者
焉矧乃分五等之爵臨千乘之國有人民以為政有
家陪而就列乃復毗比儉佞寘於左右啓納邪蠱申
之誅罰俾含忠守道之士怒然隱憂蒐慝險中之夫
得肆其志斯小雅風人之所傷也

陳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作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鄭厲公時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

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 憚難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

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繇來矣

姑少待我欲以申 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於是鄭

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五年濤塗 怨鄭申侯

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田美城之大名也子

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途譖

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乎
以叛也申侯繇是得罪
晉獻公立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及將立奚齊既與中

夫大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言

求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置諸宮

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壺酒經宿輒敗而公祭之地地

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告曰賊繇太子

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

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

樂不樂為自吾也日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

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

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詩之唐風蓋刺獻公好聽

讒焉

楚成王時晉陽處父侵蔡令尹子上救之夾泝而軍

子上欲涉大伯伯曰晉人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

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

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

莫大焉王殺子上

衛成公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諸侯或訢

元咺於衛侯日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元角

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晉厲公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晉大夫三郤

郤厲公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晉大夫三郤

公多外嬖姬歸欲盡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見

日胥童者嘗與卻至有怨及藥書又怨卻至不用其

計而遂敗楚藥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卻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

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

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藥書藥

書曰其有殆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周京師微考之果使

卻至於周藥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

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

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卻至射殺宦者公怒

日季氏欺予公反以為卻至奪豕也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

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

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死耳公令胥童以兵

八百人襲攻殺三卻

魯昭公十三年會諸侯于平丘莒人愬于晉曰魯朝

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誅魯同好又不朝兩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

多我之不共魯故之矣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

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

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莒

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齊

靈公時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列國君部

列國君部

閔慶克慶封父蒙衣以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

鮑牽鮑叔牙魯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皆於家夫人

所以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謹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

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坐閉門而索客

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圍

子知之靈公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宋平公共公子也初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

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

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

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太子

座美而狼貌美而心狠戾合左師惡而畏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

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楚客聘於晉過

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

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

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其外

莫共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待廢闕臣請往也追之至則軟

血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徵驗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太

子將為亂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

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問諸大夫與左

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乃自縊而死

景公時皇瑗之子麋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鄒

般邑以與之鄒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在

下邑不與子儀克適宋告大夫曰麋將納桓氏公

問諸子仲子仲皇也初子仲將以杞妘之非我為子為適子杞

奴子仲之妻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

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不可知公執麋

皇瑗奔晉

楚靈王時成虎為大夫或譖成虎於楚子楚子謂虎

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王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令

楚子信譖而訖討若敖之餘

齊景公時田穰苴為將軍扞燕晉之師晉師罷去燕

師度水而解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

景公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於齊已而

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

發疾而死時景公任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

曰臣聞明君望見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

賞又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嘗乎對曰讒夫佞人

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比國之嘗患也

公曰讒佞人則亦成不善矣雖然則奚魯與國嘗患

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

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

楚平王七年殺其大夫伍奢伍尚太子建奔宋初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又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不能與之爭若大城成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交交輸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

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

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之知太子寬

故逞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

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

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

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

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

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

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

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以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

免其父棠君尚謂其弟負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負尚弟子胥曰

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

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

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

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

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

殺之

衛靈公時孔子居衛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

公孫余假一出一入臣欽若等按史記音義孔子恐

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齊悼公時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

也齊侯殺胡姬安孺子景公太子蔡也

吳王夫差時太宰伯嚭數與伍子胥爭越議因讒子

胥曰伍負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

前欲伐齊負彊諫曰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

伍負負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

子胥於齊聞負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負果欺

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

我令而父霸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

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

冊符元龜列國君部卷之三十三

使者曰必取吾眼置東吳門以觀越兵入也

衛出公逐其臣太叔遺初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求

酒於太叔僖子僖子大不得與小人比而告公曰君

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乃逐太叔遺遺

奔晉

魯元公時吳起為將攻齊大破之人或惡吳起曰起

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

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

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

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

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君殺妻以求將夫魯

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

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魯魯君疑之謝吳起

魏武侯時吳起為西河守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

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

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為武侯言曰夫吳

起賢人也而侯之小國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

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

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之以此卜之

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

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益也嬖人愛

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也臧倉曰何

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繇賢

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

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君子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母見者也公曰

諾

楚懷王時屈原為左徒博文彊志明於治亂嫻音於

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

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

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

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日以為非吾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

燕惠王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是時樂毅為上將

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上而諸侯

兵罷歸而燕軍樂毅追至于臨淄下齊七十餘城皆

為郡縣以屬燕惟獨莒即墨未服會惠王即位齊之

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

魏安釐王時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

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位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趙王遷時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忽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之破之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

滅趙

魏王時

史不書 王謚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恭謂魏王曰

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大王察之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恭果不見魏君矣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

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

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二十

失政 失禮

失政

宗周之季王道版蕩列國之際亂政亟行或作法於貪而不勝其弊或布賞無藝而不撫其民苟從匪彝罔迪率典繇是蒸黎疲匱田野汙萊禮義不脩讒慝

刑刑失政

並進上下黷亂君臣詛盟寵賂是彰女謁度敗及其微弱不能自存以至陵遲莫保其宗社者也

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

叔段好勇而無禮公不叔段好勇而無禮公不國人賦將仲子以刺之叔多早為之所而使驕慢

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又賦大叔于田以刺之其後齊侯伐許頰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莊公使卒出玃行出犬鷄以詛射頰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

卒之行列疾射頰考叔者故今卒及行間皆理之君子為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

不睦又不能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魯桓公六年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閱兵車馬也脩教明諭國道也脩先王之教以明平而脩戎事非

正也禮因四時出獵以習用戎事存不至亡安其曰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若非其道大夫作甫田詩以刺之

魯莊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

鄭文公時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列國君節

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翺河上久而不召散還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國人賦清人之詩以刺之

楚成王時鄭伯始朝于楚

中國無霸故

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而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楚金利故

故以鑄三鐘

古者以銅為兵

言楚無霸者遠畧

魯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民啓塞從時宋襄公十四年疾死泓戰公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也何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

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

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徧戰而惡詐戰襄公

所以敗于泓者言徧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公年以為不書葬為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意鄭君什之曰教民習戰不用是以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正敵則少則守今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王之功是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魯文公二十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連午之月

猶未曆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

僖公憂民歷一時輕書不雨今文公

為災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

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無恤民志

又二十一

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受

乎禰廟神也

每日天子以朔政告于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王

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

為厭政以甚矣

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也

陳靈公時定公使單襄公聘于宋

王卿士遂假道於

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

火心星覲見草

之三十月星見于辰也

候不在疆

候人掌適賓容者也疆

司空不視塗

掌

路澤不陂

陂郭也古不實澤故郭之

川不梁

流日川梁渠也古不防川故渠之

野

有庾積

庚露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金

場功未畢道無列樹

列樹以表

道且為城守之用也

墾田若藝

發用日墾藝猶蒔言其稀少若藝物也

膳宰不致

餼

生日司里不授不館

司里甲也掌授客館

國無寄寓

寓亦寄也無寄

寓者不為廬舍以寄羈旅客也

縣無施舍

四句為縣方十六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

虞

民將築臺于夏氏

夏徵之家也

及陳陳靈公孔寧儀行

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南冠楚冠也賓單襄公

單子歸告

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夫辰角見而

雨畢

辰角大辰若龍之角角星明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

天根見而水涸

天根元氏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

月令仲冬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

木見而草木節解

木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

盡草木之秋節皆理解也

駟見而隕霜

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見戌之中霜始降

火

見而清風戒

謂霜降之後清風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

故先王之教曰雨

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

備藏也

隕霜

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

謂火見之後

故夏

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夏令夏后氏

其時微日收

而場功時而春搗

時微時所以敬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困倉時具也春搗名土

籠也搗舉土之器其

營室之中主功其始

詩云定火

之初見期於司

期會也致其築作也

此先王之所以

不用財賄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

道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鄆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

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

鄙四

里有廬廬

國有郊牧

國外曰郊牧

置有寓塋

置表界

有飲食

藪有圃草

澤無水曰藪圃大則必

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

圃有

林池所以禦災也

災穢

其餘無非瘠土民無懸耜

嘗言

用也入土曰

野無與草

與

不奪其民時不蔑民功

未

耜耜柄曰耒

有姬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

國城邑班次也

縣有

序民

從所有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

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

有之

秩官周嘗

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

之

理吏逆迎執瑞節為信往

候人為導

導賓至於朝

卿出郊勞

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

門尹除門宗祝執

也

賓將有事於廟則宗

司里授館司徒具徒

具徒役

委積

祀執祭祀之禮也

司空視塗

視險

也

司空視塗

易也

司寇詰奸虞人入林

祭祀賓客

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事

火師兼監燎水師監濯監條濯之事者

膳宰致養熟食

廩人獻餼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圉人養馬故致芻圉

人藏屬司馬工人展車展者客車稱傷敗也

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

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

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正上卿監之若王巡

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王之親族也

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先王之令書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

無從非彝造為彝嘗無卽怡淫怡慢卽京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嘗典今陳侯不念嗣續之嘗棄其伉儷如嬪而帥其卿

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嬪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謂微舒之父禦叔卽陳公子

夏之子靈公之從祀父嬀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為絜嬀其姓陳我大姬之後大姬周武

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姬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略嘗

服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茂師

其德猶恐墮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

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而無此四者其能

久乎四者謂教令制官六年單子入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也八年陳

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王也

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時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

之為靈也

謚法亂而不整曰靈言謚應其行

楚康王時為舟師以伐吳

舟師水軍

不為軍政

不設賞罰之差

無

功而還

魯襄公十一年王正月作三軍作為也古者天子六

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一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按有五千人大

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又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

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一魯為次國於此為明

晉平公十一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

士弱晉之

獄大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歸

君子

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言晉之衰

十四年晉人使知悼子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孟孝伯會之鄭子

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

文子衛大夫

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隸是屏

周宗諸姬也夏隸杞也隸餘也屏城也

其棄

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

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

言王者和協近

親則婚姻甚歸附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是年平公又使女叔

侯來治杞田

使魯歸前侵杞田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

也取貨

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

先君若有知也

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楊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陽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

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

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杞何有焉何有魯歸之魯之

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

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聘如是可矣何必瘠

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言先君母寧寧也夫十五人平公築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之宮而諸侯舍於

隸人二十四年成虎祁在昭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

心賤其奢也為取鄭故魯取鄭在昭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

日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如晉德薄欲以成服人及並徵會于吳

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

會鄭簡公三十三年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

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陳襄公二十六年鄭子產如陳洫盟歸復命告大夫

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

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畀大夫敖

丹牙元龜列國君部

政多門政不出一人以介於大國楚晉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楚靈公二年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

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

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怪不恭順其播於諸侯焉用

之播之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

如齊慶封殺其君弱其孤以盟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

殺君非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

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七年就章華

臺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公子棄疾遷

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城父縣屬譙郡取州來淮北之田

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而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

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

五年許遷於菜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初楚子之

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卽位

奪遠居田居掩之族焉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

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

其父在國故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申之會越大

夫戮焉申會在昭四年王奪鬬韋龜中犍韋龜令尹子文又

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境大夫蔓成然故事

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遠氏之族

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

之族啓鉞大夫嘗壽過作亂嘗壽過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

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

晉昭公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

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

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山有樞詩以刺之

齊景公十二年如晉請伐北燕晉人許之十二月遂

伐北燕明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號號燕境燕人行成

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救器請以謝救器瑤壑玉積

屬之公孫皙曰受服而退候釁而動可也晉齊大夫二月戊

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縣陽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寘齊

侯賂以瑤壑玉積瑯耳不克而還瑤玉也積匱也瑯耳玉爵二十

二年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阪

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賂以甲

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

曰諸侯之無伯容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

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御無伯也夫詩曰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隸戾定也隸勞也

言周舊為天下宗乃今衰滅亂無息定其是之謂乎

陳惠公十年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禳火宋衛皆如
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不義所以亡

楚平王五年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沈尹戌乃莊王曾孫

楚公諸梁父也昔吾滅州來

在十三年

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

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

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

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

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

轉遷徙也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平王所以不能霸

九年大夫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

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

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耻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華甸公族

也故稱父兄

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

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無惠保

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

患之

患宋以義距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在鄆十月鄆潰潰之為言上下

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公既出奔不能改德

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德亂之不見如此之甚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晉定公六年假羽旌於鄭鄭人與之

析羽為旌王者遊幸之所建鄭

弒有之因為之或賤者也繼旌日旆明日或旆以會今賤人施其旆執以

從會示晉繇是乎失諸侯晉無禮所以

曹伯陽十年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

宮社官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

祖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

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

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

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

背晉以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

黍丘楫丘大成鍾邦梁國下邑縣四明年宋公入曹

以曹伯陽歸

衛莊公元年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都燕縣東重酬之

大夫皆有納焉納財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

悝不欲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孔悝出奔宋

邾隱公自齊奔越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

太子華奔越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

何何亦無道何太子

燕易王卒燕子噲旣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

其相子之為昏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

王復用蘇代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

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一作

陵毛又曰其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

陵縣本名厓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其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已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

之而吏無非太子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

失禮

夫宅天衷建皇極誕為民紀率繇禮經若乃制度云為適其會節軌量物采陳之表儀然後百度緝熙庶功明密所以治政何莫繇斯道不虛行人存則舉嗟夫胙土命氏體國君民將以寅亮帝功光輔王室然或功虧為翰業曠象賢滅德立違長傲縱欲徇耳目

之嘗視忽經紀之遠圖謂權衡為可欺以舊坊為無用非獨何見既自取於冥行無耜而耕終靡成於昏作國家之敗於是在焉期示方來用從詮次

魯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

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逆姜氏非禮也凡公嫁女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十八年春桓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申繻曰

男有家女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女安夫之

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

莊公四年秋七月公及齊人狩于禚越竟與齊徵者俱狩失禮可知

十年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初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二十二年冬莊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

二十四年秋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傳

言大夫唯舉非嘗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非嘗

也非嘗古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唯正月之朔慝未

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日

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曆之嘗也然食于正陽之

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是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先嘗凡夫

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非日月之眚不鼓

青猶災也月侵日為青陰陽逆頌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天子

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狩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

君命不越竟

二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

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中國則否

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三年喪畢致親死者之至于廟廟之遠主

當遷大禘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特別立廟廟成而告祭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

譏

僖公八年秋禘而祭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

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殯木如椁塗之日殯

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宋殷後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鄭文夫人芊

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過還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也

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緝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

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閭門戊事不

適女器適近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享于鄭為鄭所享

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

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

姬以歸二姬又芊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以壽終為禮卒

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

遂霸也

二十三年夏五月宋公茲父卒宋襄公初襄公葬其夫

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日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為明器

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在三年之

外則何譏乎喪娶招逆在四年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二月

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日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召納采此四者皆在二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

莊公譏然則何為不于祭焉譏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

從吉禘不復譏三年之恩疾矣疾非虛加之也加責

之 以人心為皆有之 以人心為皆有 痛疾不忍娶 以人心為皆有

之則肩為獨於娶焉 譏 據孝子痛疾吉事皆 不當為非獨娶也 娶者大

吉也 合二姓之好傳之 于無窮故為大吉 非嘗吉也 與大 事異 其為吉者主

于已 主于已身不知祭祀 尚有念先人之心 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于

此焉變矣 變者變動哭泣也 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 為已圖婚則當變動哭泣矣 况乃至于納

幣成 婚哉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卿不行非禮也 禮諸侯有故 則使卿逆 君

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允信也 始來不見尊 貴故終不為國人所

敬信也 文公薨而 見出故日出姜 曰貴聘而賤逆之 公子遂納幣 是貴聘也 君

而卑之立而廢之 君小君也不以夫 人禮迎是卑廢之 棄信而壞其主

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主內 主也 不允宜哉 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六月閏月不告朔 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 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

嘗月故闕 不告朔 閏月不告朔 非禮也 經稱告月傳稱告 朔明告月必以朔 閏

以正時 四時漸差則 致閏以正之 時以作事 順事 命時 事以厚生 事不 失時

則年 豐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 棄時政也 何

以為民

七年春伐邾 閭晉難也 公因霸國有 難而侵小 三月取須句 寘

文公子焉 非禮也 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 句大夫也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

叛臣故 日非禮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得嘗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伐鼓于

社責群陰伐猶擊也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

於廟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

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是年秋齊侯公懿侵魯西部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也遂伐

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已則無禮執工使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

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

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

無禮弗在以

宣公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真者郊不可廢也

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於垂有事祭也仲遂

卒與祭同且畧書有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

乘齊地非魯境故書地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上之辭魯人

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

其瞽聞非禮也

十七年春晉侯頃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為斷道會齊頃

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府故笑之獻

子出怒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不復渡河而去

成公二年十一月晉侯景公使景朔獻齊捷于周王弗

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淫涵

毀嘗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

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

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

不獻四俘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而不使

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

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各位不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

捷齊余雖欲于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

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易淫

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

鞏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

夫吉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

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

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鞏戰在二年

聽于人以救其難而以立武立武繇已非繇人也言請

人救難非已功

十七年晉侯田厲公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齊侯靈公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

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

楚地在汝南銅陽縣南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

喪陳人不聽命公魯大夫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

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大夫喪之悼大夫晉平公母杞孝公

姊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禮為鄰國闕其故有鄰

國責之

二十九年春公在楚楚人使公禴諸侯有遺使則禴之禮今楚欲依遺

使之此時使康王也公患之穆叔曰禴而禴則布幣卒先使

除殯之凶邪而行禴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茆先禴稊楚

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禴殯故楚悔之

昭公九年晉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飲酒與

臣燕平公師曠李調侍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日請旅侍臣鼓鐘樂則也燕

禮賓入門奉肆夏既獻而樂闋君亦如之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日安在佐

也杜蕢或日在寢燕于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日曠

飲斯又酌日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

出三酌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

不與爾言曩曩也始來入時開謂諫諍有所發起爾飲曠何也日子卯

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不以舉為吉事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堂

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

舉樂哭不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誥也太師舉樂爾

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

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藥變近臣亦當規君疾憂爾飲何也曰蕢

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其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

放謚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聞義則服杜蕢洗

而揚觶舉爵而言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公謂侍者曰加我

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為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

之謂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獻實與君

定公元年秋立煬宮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立者不宜立者也

十五年春邾子來朝邾子名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人者皆

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

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

朝而皆不度不令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乎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

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年以邾子益歸傳

丹野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據魯大夫無孟

子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據不稱夫人某氏諱妾同姓

蓋吳女也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

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大夫不言薨不書葬者深

諱之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子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宋

宗魯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

薛武公倣也孝惠娶於商孝公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

桓公始娶文姜比禮也則有若以姜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公卒立之而以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冊府元龜

失禮

卷之三十五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 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 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失賢 拒諫 害賢

失賢

古語曰千里一賢猶云比肩有言希有也又曰黃金累
千不如一賢謂難得也必能遇而禮之得而任之則
治無不勝道無不臧觀其簡兮之詩適彼之句邦君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失道賢人退藏欲霸盛不其難哉

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

者見

詩人賦栢舟言其不遇也又簡兮刺不用賢也

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仕於王者也

伶官樂官也伶氏世

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又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

忠臣不得其志爾

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也

鄭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窮猶終也詩

人賦考槃刺莊公也又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

風其朝焉

鄭自莊公而賢者陵之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又遵大路詩思君

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昭公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

祭仲專權

詩人賦狡童

刺忽也

忽昭公也

又揚之水君子閔忽之無忠臣具士終

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曹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詩

人賦侯人以刺之

虞公

史不書名及諡

時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大夫宮之

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虞公不聽宮之

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又云虞不用百里而亡

云

百里奚而去虞公之不可諫奚知之

秦康公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詩人賦晨風以刺

之又權輿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是時晉大夫士會奔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狄難日至賢若之何賈季亦晉大夫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

季中行日季荀林父也能外事且繇舊勳有狐偃之舊卻成子曰賈

季亂且罪大殺羊處不如隨會能踐而有耻辱而不

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及使魏壽餘偽以魏

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孥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孥壽餘子也

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

欲使秦伯使于河西將取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

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辭行示已無去心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何言必歸其妻子明白

如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搥臨別授之馬搥並示已所策以長情繞朝秦大夫

日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

謀而還喜得士會

齊景公時孔子適齊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

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

不能用也孔子遂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能不用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衛靈公時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其後自陳還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言有用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既行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乃還反乎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魯哀公時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魏惠王時相公叔痤病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
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
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默然王旦去
痤屏人言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
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
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
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
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

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孫鞅乃西入秦

齊宣王時鄒人孟軻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王王不能用適梁

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

楚懷王時屈平爲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懷王聽上官大夫之讒疏之及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難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拒諫

夫四海之富重畜也故天子建德以藩屏丕緒千乘之國厚位也故諸侯立家以保佑王爵所以彌縫其闕而圖惟厥終者也故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矣噫禮義下衰風流殊缺或臣能承命摩勵之志屢申而君匪從流忠力之臣罕諒傳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從而不改亂之階也其自

用甚者則唯戮是聞故有進思盡忠之臣萌禍心以

為報謀以衛國之士賞刑典而勿捨在懷諫之斯甚

咸貪亂以自喪民之無援禍不旋踵斯可哀也哉

衛莊公時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石碻諫之弗聽魯隱公三年臣欽若等曰自此已後諫辭並具陪臣規諷門

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五年臧僖伯諫之公曰吾將略

地焉偽辭以畧地畧地者攝巡幸之名傳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

之陳殺張也公太設僖伯稱疾不從書曰矢魚于棠捕魚之備而觀之

非禮也

陳桓公時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魯隱公六年陳侯不許五

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陳侯

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

魯桓公取郟大鼎于宋一年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

諫之大夫僖伯之子公不聽

莊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曹剡諫之公不聽遂如齊是年

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

公之先封者遺後人之法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

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

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又哀姜至公使大夫

宗婦覲用幣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也而繇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

魯文公時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枝

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

根

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其本支廕之也

故君子以為比

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

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縱放必也

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二若之

何去之不聽

齊景公時晉大夫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

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受錮欒氏之命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

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

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

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也

魯昭公自齊如晉將如乾侯

齊侯卑公故商晉

子家子曰有

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

欲使次於弗境以待命

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

不使一介辱在寡人

一介單使

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

君

言自使齊逆君

使公復于竟後逆之

逆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

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

里克

諫曰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

太子統帥是失其官也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

且臣聞臯落氏將

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惠公時秦饑使乞糴于晉魯僖公十四年晉人弗與慶鄭曰

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

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哉明年秦伐晉惠公乘

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馬者大事必乘其產

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

人易變易人心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

狡戾也憤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進退不

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于韓原戎馬還灣

而止灣泥池還便旋也小秦獲晉侯以歸

鄭文公時晉公子重耳過鄭文公不禮焉叔瞻諫之

弗聽叔瞻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

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

生不疑唯德之基弗聽

曹共公時晉公子重耳自衛過共公不禮焉聞其駢

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羸

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

可謂賢矣而君蔑之不用賢也謂晉公之亡不可不

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
憐窮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嘗

政之幹禮

之宗歸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宋襄公時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

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

大司馬固莊公之孫

公孫固也言君與天所棄弗聽

魯僖公時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僖公卑邾不設備而

禦之卑小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

可恃也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晉靈公時趙宣子為政魯文驟諫而不入宣子趙盾靈公

壯侈厚歛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逃丸也宰夫

臠熊蹯不熟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

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靈公患之使鉏麇

刺趙盾

楚靈王虐靈王魯昭公時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王患謂

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對曰用之實

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身中

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宮殤之居也執謂記其錄籍制服其身如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賢凡

百箴諫也吾盡聞之矣寧聞佗言不欲白公又諫王

如史老之言對曰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

不然何意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

使不穀雖不能用吾怒寘之於耳怒猶願對曰賴君

之用之也故言恃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

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規見也瑱所以塞耳言四

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遂趨而退歸杜

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踐敗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

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勾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

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又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嗣

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

衣不重彩弟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

為吳患今越王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

吳王不聽其後越王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

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

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

勿遺顛隕也越墜也隕越商之以興一本作盤庚之

商以之與子胥傳語吳王不聽果為越

楚懷王聽張儀計欲許秦易黔中之地屈原曰前大

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

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

也後而背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後懷王怒張儀之詐與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也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而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人遂取漢中之郡

齊王建時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於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弗聽

燕王喜時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不可趙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也曰

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

起二軍車二十乘粟腹將而攻鄆徐廣曰在恒山今日高邑鄉秦

攻伐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

百金飲人之王使者服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

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綏止之曰王必

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

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

於鄆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

里圍其國

害賢

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興亡治亂之所繫焉在昔周

道陵遲諸侯彊盛家部之伍惟雋是澤斯所以建定

霸之業成夾輔之勳者也乃有昧則哲之鑒孤遺託

之命或忿其忠讜之諫或乘於委任之道而皆非辜

受禍沒地無告以至悲傷其士庶殞絕其宗社千古

之下覽之者固可掩卷而嘆息矣

晉懷公立魯鑿公二十三年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

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

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胡突日子來則免

曰臣之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

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

秦穆公卒

魯文公六年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 以人從葬為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黃鳥

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 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

君子曰秦穆

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遺世猶詒之法

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言善人

亡則國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

秦穆公瘁葬雍秦穆公家在慶泉宮

瘁病

晉靈公不君

失君道也

趙宣子驟諫公患之

魯宣公二年

使鉏

麇賊之

鉏麇晉

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

不解衣冠而睡

鉏麇觸槐而死

槐趙盾庭樹鉏麇具總錄部義例門

是年

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

右軍

趨晉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

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

獒猛犬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魯宣公九年

皆衷其相

服以戲于朝

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

洩野諫

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

宣示也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

衣服也

公曰吾改能矣公告二子二子謀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野

一云洩野聞之入諫日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媿於洩野不能

用其言而殺之

晉厲公五年

魯成公十五年

三郤讒伯宗殺之

三郤郤錡

伯

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

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

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

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

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

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

子胥諫勿與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

後二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

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

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怒王王

不備伍員必為亂與逢同謀共讒之王王始不從

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

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

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

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

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吳太宰嚭既與伍子胥有隙因讒于夫差日子胥為人剛暴少思猜賊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復彊諫沮自

呂郊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報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語使入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嘗鞅快有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賜伍子胥屬鏤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諱臣語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望也然既若聽諫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必樹吾墓上以梓梓可以為器而必置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到

越王勾踐既平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鷺

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狡兔作郊越王為人長頸烏

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下

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日子教寡人伐

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存子子為從先王

試之種自殺

秦昭王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

病不任行攻陵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兵兵亡五

較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

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

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

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

呂却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報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語使入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嘗快有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賜伍子胥屬鏹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諫臣語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我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望也然既若聽諫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必樹吾墓上以梓梓可以為器而必置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到

越王勾踐既平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鷺

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狡兔作郊越王為人長頸烏

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下

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

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存子子為從先王

試之種自殺

秦昭王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

病不任行攻陵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兵兵亡五

較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

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

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

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

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屬安定府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遺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遂自殺

齊閔王時負郭之民有狐咷者正議王散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宗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徵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儲宮部 一

總序

昔三王家天下以傳於子司馬遷作本紀載夏商之世系詳矣而妣氏多父子繼立商人率兄弟相及儲嫡之制無間焉禮有文王世子之篇春秋傳載王世子會于首止而諸侯之嫡子亦稱世子蓋成周之制

天王之子稱王世子諸侯之子稱世子又皆有太子之稱秦併六國兼皇帝而建號漢承秦法崇建儲貳以嫡嗣爲皇太子諸侯王之嫡子稱世子焉歷世以還遵其位號蓋大易述主器之義寔長於震宮書紀元良之重以正于萬國前星少海之家著乎穹厚撫軍監國之任備乎出處繼明承序于以顯守祧之貴廟趨郊見于以彰率禮之教授經齒學所以敦道義之則安車金璽所以異車服之等至於宮朝之設則承華博望越藩邸之範官屬之次則保傅三少峻天秩之品其後加四率之衛益坊寺之職命爵之敘侔於上臺奉養之給亞於尊極良以其承萬代之業居群后之上帝宸之貳體率土之系心當副君之任爲天下之本故其禮秩之尤重而安危之斯屬焉今之所紀者自文武而降包舉鼎國并敘南北以迄于前唐凡膺明兩之重司七鬯之祀類其行事辨其淑慝若夫少陽毓德終正南面而有發誕彌之祥慶挺淵穆之儀表因心形于孝友作事彰乎令德智量越于群品辭學炤乎世譽係乎一人之善者比不復徵其於建樹明嫡之始尊異師傳之禮出統兵旅居掌國政賓待賢雋諷諫違失及夫胄延之尚齒宮臣之講

學公朝之崇獎優制之旌飾咸用論次以著于編凡儲公部一十七門

建立

王者建立儲貳所以重宗廟社稷而安天下也自內禪已還或弟或子尊尊親親各以其道故周文三朝之事著于禮經漢明四重之德形于詩什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炤于四方此之謂也若乃東海辭讓劉氏隆於永平晉王矯飾楊宗覆于大業以愛則臨淄京兆幾移魏嗣之賢以功則貞觀開元卒致唐祚之盛繇斯而言主七鬯

承大統者非徒人事盖亦有天意焉然自周以前不載建儲之事故以漢氏為首

漢高祖初為漢王二年六月壬午立子盈為太子

帝也

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也愿快也今從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

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重謂增益也謂天下

何猶言何以稱其安之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

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帝曰楚王季父也

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閱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

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陪輔也豈

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

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

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必將傳位於子人其以朕為忘

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

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治安言治理而且安

寧也有天下者莫長焉言上古已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

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

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

以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

帝設之以撫四海設置今釋宜建釋捨也宜而更選

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不當子啓最

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帝乃許之因賜天下民

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景帝四年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

七年正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二月丁丑立膠東王

徹為皇太子即武帝也

武帝元狩元年四月丁卯立皇子據為太子即戾太子也

後元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昭帝也後單名

弗太子年八歲以待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太司馬大

將軍受命遺詔輔少主初衛太子即太子據也為江

克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帝年老

寵姬鈎戈趙婕妤有男婕妤居鈎戈宮故稱之帝心欲以為嗣

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任堪也屬委也

帝乃使黃門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黃門之者職任

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及帝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

宣帝地節三年四月戊申立皇太子驚即成帝也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

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

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徃古近事

之戒禍亂之萌皆繇斯焉始生曰萌定陶王欣於朕為子

慈愛孝順可以承天繼序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即哀

帝也初王祖母傳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帝所幸趙昭

儀及帝舅驃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帝亡

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

嗣帝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

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

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弟之子猶

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襄博皆如

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

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此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此必

寐中山王宜為嗣帝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

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為加元服而遺之時

年七十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太鴻臚持節徵定

陶王立為皇太子王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

王材質不足以假克太子之官謙不敢言為太子故云假克若言非王

陸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

千億之報詩曰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言成王宜民宜

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

藩書奏天子報聞後日餘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奉恭王祀所以獎厲太子專為後之誼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六月戊戌立子疆為皇太子

十九年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

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願備藩

國父子之情重久遺之以其疆為東海王立陽為皇

太子改名莊即明帝也時樂人作歌詩四章日重光月重輪星重暉海重潤以贊太子之德

明帝永平三年二月甲子立皇子烜為皇太子即章帝也

章帝建初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皇太子

七年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

皇太子即和帝也詔曰皇子肇保育皇后承順懷任導達

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豈若嫡

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

和帝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立皇子隆為皇太子是

夜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即殤帝也

安帝永寧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即順帝也

順帝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為皇太子

魏武帝既受漢封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漢獻

帝以五官中郎將曹丕為魏太子即文帝也初臨淄侯植

既以才見異而丁議丁典楊修等為之羽翼帝狐疑

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往不自彫勵飲食不

節文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定為嗣

文帝黃初七年五月丙辰立平原王叡為皇太子即明

也帝丁巳即皇帝位初太子為平原王時文帝以郭后

無子詔使子養之平原以母不道終意甚不平後不

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遇問起居郭后亦自以

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平原不悅有意欲以他姬

子京兆王禮為嗣故久不拜太子平原嘗從文帝射

殺鹿毋使平原射鹿子平原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恣復殺其子因泣涕文帝卽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至是文帝病篤乃立爲皇太子

明帝景初三年正月丁亥立齊王芳爲皇太子

卽廢帝也

是日卽皇位

蜀先主初爲漢中王立子禪爲皇太子及卽尊號冊爲皇太子

後主延熙元年正月以子璿爲皇太子

吳太帝初受魏封爲吳王立子登爲王太子黃龍元年帝卽皇帝位以吳王太子登爲皇太子

赤烏四年五月太子登卒五年正月立子和爲太子十三年八月廢太子和處故鄣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亮字子明太帝少子也帝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帝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爲亮納妃和廢帝遂立亮爲太子

景帝休永安五年八月戊子立子暉爲太子後主皓建行元年正月立子觀爲太子

晉文帝旣受魏封爲晉王咸熙元年十月魏陳留王以中撫軍新昌鄉侯司馬炎爲晉世子二年五月命

世子為太子即武帝也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

無後以次子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

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日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

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問孫秀曰太將軍開建未遂

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

不可又以問山濤濤對曰廢長立少為禮不祥國之

安危常必繇之何曾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

世之財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太子位于

是乃定羊琇涉學有智少與武帝同學甚相親狎每

文帝素意重攸嘗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書策甚

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繇是儲位遂定

武帝秦始三年立皇子襄為皇太子即惠帝也詔曰朕以

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祗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

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嗣樹嫡非所先務又

近世每建太子寬有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

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

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始終之行曲惠小人故

無取焉咸使知聞

七年正月丙午皇太子冠

惠帝永熙元年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為皇太子即愍

世子為太子即武帝也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

無後以次子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

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

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問孫秀曰太將軍開建未遂

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

不可又以問山濤濤對曰廢長立少為禮不祥國之

安危常必繇之何曾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

世之財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太子位于

是乃定羊琇涉學有智少與武帝同學甚相親狎每

文帝素意重攸嘗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書策甚

有條理又觀密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

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

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繇是儲位遂定

武帝秦始三年立皇子襄為皇太子即惠帝也詔曰朕以

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祗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

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嗣樹嫡非所先務又

近世每建太子寬有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

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

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始終之行曲惠小人故

無取焉咸使知聞

七年正月丙午皇太子冠

惠帝永熙元年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即愍

懷太子也

永平元年正月丙午皇太子冠適字熙祖惠帝長子
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惠武帝愛之嘗在左右嘗與諸
皇子戲共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
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 元康九年十二月廢為庶人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臨淮王臧為太孫詔曰咎徵
數發奸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歿今立臧為皇太
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帝位廢太孫臧為濮陽王
五月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

太安元年正月皇太子尚薨六月以清河王遐子覃
為皇太子持齊王罔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
太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
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
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繇是陶
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徃代之成式也
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
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
外祖恢世載明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
寧四海顯顯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為

國裔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成都王穎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永興元年九月黜太子覃復爲清河王三月河間王顥表請立成都王穎爲太弟詔曰朕以涼德纂承洪緒于茲十有五年禍亂滔天姦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宮宗廟圯絕成都王穎溫仁惠和尅平暴亂其以穎爲皇太弟都督外中諸軍事丞相如故時穎旣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封二十郡邦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

十二月詔曰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在儲

貳政緒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弟豫章

王熾先帝愛子令問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皇太弟

帝也 以隆我晉邦時熾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

當典書令廬陵修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

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

未允衆心是以旣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三

宮久曠嘗恐氏羗飲馬於涇川螿衆控弦於霸水宜

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

喁之望熾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庚午立豫章王詮爲皇太子

六年帝蒙塵于平陽前雍州刺史賈匹與京兆太守

梁綜共奉秦王鄴為皇太子於長安即愍帝也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即王位于建康丙辰立世

子紹為晉王太子

太興元年三月丙辰即皇帝位庚午立王太子紹為

皇太子即明帝也初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瑯琊

王褒有成人之量過於紹從容謂司空王道曰立子

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昭儁之目固當以

年於是太子位遂定

明帝大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皇子衍為皇太子即成帝也

康帝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皇子聃為皇太子即穆帝也

戊戌太子即皇帝位

簡文帝咸安二年七月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為皇太

子即孝武帝也諱曜字昌明

孝武帝太原十二年八月立皇子德宗為太子即安帝也

宋高祖初封宋王以子義符為王太子永初元年六

月即皇帝位為皇太子即文帝也

文帝元嘉六年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皇太子臣欽若等

日即元也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丙寅立皇子業為皇太子即前

廢帝未之東宮中庶子二率並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東宮七年加元服

明帝泰始二年立皇子昱為皇太子即後廢帝也

南齊太子初封齊公時以子頤為齊國世子建元元年四月太祖即位六月立頤為皇太子即武帝也

武帝以建元四年三月即位六月甲申立皇子長懋為皇太子即文惠太子也

永明十二年正月皇太子長懋薨四月以長懋長子昭業為皇太孫即鬱林王也詔東宮文武臣僚可悉改為

皇太孫官屬

東昏侯永元元年四月己巳立子誦為皇太子

梁高祖天監元年既受齊禪有司奏立儲副帝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群臣固請十一月甲子立長子統為皇太子即昭明太子也時太子年幼依舊於內

并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皇太子始出居東宮

十四年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

中太通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

五月丙申以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即簡文帝也

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

月皇太子移還東宮

簡文帝太清三年五月辛巳即皇帝位立太子器為

皇太子即哀太子也

元帝初封湘東土承聖元年十一月即位立王太子

方矩為皇太子改名元良即愍懷太子也

後梁宣帝登立子巋為皇太子即明帝也

明帝即位立子琮為皇太子臣欽若等曰案後周蕭登傳無年月

陳文帝永定三年六月即位九月立皇子伯宗為皇

太子即廢帝也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燼太子居于永福省

天嘉六年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

廢帝光大元年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為皇太子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即位立皇子叔寶為皇太子即後

主也二月辛未太子謁太廟

後主太建十四年正月即位四月立皇子永康公喬

為皇太子

至德二年七月甲午太子加元服

禎明二年六月皇太子廢為吳興王立始安王深為

皇太子

太武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皇子晃為皇太子即景穆太子

也

文成太安二年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為皇太子即獻帝也

獻文皇興三年六月辛未立皇子宏為皇太子孝文帝也

文帝太和十七年六月立皇子恂為皇太子及冠恂

於廟帝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夫冠禮

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

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

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

尋名求義以順吾旨

二十年十二月丙寅廢皇太子恂為庶人

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皇太子恪為皇太子即宣武帝也

西魏文帝立子欽為皇太子即廢帝也

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八月立皇子長仁為皇太子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丁亥立子殷王為皇太

子即廢帝也

孝昭帝初封常山王以子百年為世子皇建元年八

月即帝位十二月辛亥立為皇太子即後主也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丙戌以皇子緯為皇太子即後主也

後主武平元年六月皇子常生九月立為皇太子

後周太祖既受魏封為安定公恭帝三年以畧陽公

覺為安定公世子

即孝昭也

初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

已而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召群公謂之曰

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

帝敬后父也眾皆默然未有言者左僕射李遠曰夫

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為世子公何所

疑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

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

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

賴公決此大議

高祖武帝建德元年四月魯國公立贊為皇太子

宣

也帝親告廟冠於阼階

宣帝大象元年正月戊午行幸洛陽立魯王衍為皇

太子

即靜帝也

隋高祖初封隋王以子勇為王太子開皇元年即位

立為皇太子

二十年十月乙丑太子勇廢為庶人十一月戊子以

晉王廣為太子

即煬帝也

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

功成帝業令太子出舍大興縣

煬帝大業元年正月丙申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即元德太

也子昭煬帝長子也仁壽三年以晉王領雍州牧煬帝

卽位便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遣使者立爲皇太子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校釋

儲官部 二

建立第二

唐高祖既受隋封爲唐王義寧元年十一月恭帝以

隴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武德元年五月高祖卽位

六月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 卽隱太子也

九年六月癸亥詔曰儲貳之重式固宗祧一有元良

以貞萬國天策上將大尉尚書令陝東道大行臺尚書益州道行臺尚書令雍蒲二州都督領十二衛大將軍中書令上柱國秦王世民器質冲遠風猷昭茂宏圖夙著美業日隆孝惟德本周於百行仁為重任以安萬物王迹初基經營締構戡剪多難征討不庭嘉謀特舉長筭必尅敷政大邦宣風區隩功高四履道冠二南任總機衡庶績惟允職兼內外葵章載穆遐邇屬意朝野具瞻宜乘鼎業允膺守器可立為皇

太子

即太宗也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十月癸亥尚書八

座奏請立儲貳詔曰尚書奏議以為少陽作二元良

治本虔奉宗祐式固邦家中山王承乾地居嫡長天

姿峻嶷仁孝純深業履昭茂早聞獻哲幼觀詩禮允

茲守器養德春宮朕欽承景業嗣膺保位憲則前王

思隆正緒宜依眾請以答僉望可立承乾為皇太子

貞觀八年二月己巳皇太子承乾加元服

十七年四月乙酉廢太子承乾為庶人丙戌詔曰昔

者哲王受圖上聖垂範建儲兩以奉宗廟總監撫以

寧國家既義出於至公亦事兼於權道故以賢而立

則王季興周以貴而升朝明帝定漢詳諸方册豈不

然乎并州都督右武侯大將軍晉王治地居茂親才
惟明德至性仁孝淑質惠和夙著夢日之祥早流樂
善之譽好禮無倦強學不怠今承華虛位率土繫心
疇咨文武咸所推載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
君朕謂此子寔允衆望可以則天作貳可以守器承
桃永固百世以言萬國可立治為皇太子所司備禮

冊命

即高宗也

甲午臨軒授皇太子冊巳亥御兩儀殿皇

太子侍側陳孝德以戒之謂侍臣曰朕御天下十有
七載遂得太子一詣寢門知子唯父父已體之然初
立以長不能廢棄今者喪敗其自取之矣初承乾之

將廢也魏王泰日入奉侍太宗面許立為太子因謂
侍臣曰泰昨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
下為子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孽子臣百年之後當為
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其如
此甚憐之褚遂良進曰陛下大失言伏願審思無令
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持國執柄為天下
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日者立
承乾為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有踰於承乾者良
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監不遠足為龜鏡陛下今
日既立魏王泰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

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因起入內太宗以晉王仁
孝心所鍾愛又以太原瑞石文云李治萬吉意以爲
嗣而未發言泰任數知太宗愛晉王因謂之曰汝善
於元昌今敗得無於憂色晉王憂之見於顏色太宗
怪而屢問方言其故太宗慨然有悔立泰之言矣是
日太宗御兩儀殿群官盡出詔留司徒長孫無忌司
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勣諫議大夫褚遂良謂曰我
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聊因自投於牀引佩刀
無忌等爭趨抱持太宗手中爭取佩刀以授晉王無
忌等請太宗所欲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
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
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旣符我意未知物論
何如無忌等又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
問百僚必無異辭若不手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妃
嬪列於紗窻內傾耳者數百人聞帝與無忌等立晉
王議定一時噍呌響振宮掖太宗於是御太極殿召
文武六品以上曰承乾悖逆泰亦敗類朕所觀之皆
不可立欲選諸子尤仁孝者立爲家嗣爾其爲朕明
言衆咸言晉王忠孝仁愛文德皇后之子立爲儲君
無所與讓皆騰躍歡呌不可禁止太宗見衆情所與

顏色甚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詔門司盡辟其騎令引泰於肅章門入出去武門幽於北苑

高宗永徽三年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忠高宗長子永徽元年拜雍州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爲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已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無忌左僕射于志寧等固請立忠爲儲后高宗許之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立代王弘爲皇太子先是永徽六年十一月丁卯禮部尚書許敬宗奏曰臣聞元儲以貴立嫡之義尤彰罔敢同名正本之文逾顯所以內崇宗廟外重郊社取鑒前王行之自久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繼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嗣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獲宗降居藩邸從然養德猶韜甲館之符未纂承華尚阻商山之道是使前星匿彩搖岳韜峯臣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外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嗣降神重光有融燭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謹按春秋左氏傳云隱公

元年春不書卽位攝也昔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自營菟裘遜而歸老孔子褒其讓嫡旌于此事之書又東觀漢史云光武皇帝子疆居長建武之初爲皇太子及皇后陰氏有子曰莊繇是疆不自寧固求遜位帝乃從之封疆爲東海王竟以莊爲太子是爲孝明皇帝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又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事或批鱗必嬰嚴憲臣竊爲身計苟且隨流尸祿偷榮故知無咎伏自思忖荷聃先朝引於陋巷之中申以後車之禮雲臺畫象十有八人三紀于茲唯臣僅在趨事陛下綿歷二坊叨處調護之流濫齒正人之伍蔭璇華於望苑雕朽木以爲容推鑿轂於天衢偶雞樹而徒老常思自勉少報洪恩旣屬天步康寧效沉族而無所太階平晏溷焚宗而靡由今茲冢嗣執珪下枝當璧孟侯淪屈大典未申臣旣分職文昌典司嘉禮位均宗伯弗敢曠官效命之秋宜在茲日所以思不出位輕叫帝闈冒嚴威

于斧鉞忘忌諱謂精誠天或弗違從其至理朝聞夕
 殞抃若登僊如塞讜言譴其芻蕘煎膏染鼎亦所其
 心仍望奉見指陳彝典及召見帝曰卿朕之伯夷也
 立嫡之義在禮何如對曰正基本則萬事理皇太子
 國之本也本獨未正萬國無所係心據禮最為不可
 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為必不自
 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帝
 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

四年十月丙午皇太子弘加元服

後薨謚字敬皇帝

上元二年六月戊寅立雍州牧右衛大將軍雍王賢

為皇太子

即章懷太子也

調露二年八月己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共王哲

為皇太子

改名顯即中宗也

永淳元年二月戊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重照中

宗長子開耀二年生於東內殿高宗甚悅及蒲月立

為皇太孫

後避則天諱改名重潤降封邵王

中宗嗣聖元年二月壬子以永平王成器為皇太子

後改名憲降封寧王謚曰讓皇帝

神龍二年七月戊申立左衛大將軍衛王重俊為皇

太子時以除遂不行册禮

即節愍太子也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丁未以平王隆基有安社稷之功立為皇太子即玄宗也制曰舜去四凶而功格天地武

有七德而戡定黎民故知有太勲者受神明之福仗

義高者為七鬯之主朕恭臨寶位亭育寰區以萬物

之為心以兆人之為命雖承繼之道咸以冢嫡居尊

而無私之懷必推功業為首然後可保安社稷永奉

宗祧第三子平王隆基孝而克忠義而能勇此以朕

居藩邸虔守國彝貴戚中人都無引接群邪害正內

黨寔繁利口工言讒說罔極常溫延秀朋徒競起晉

卿楚客交構其間潛結回邪排擠端善居人集木君

子帖危竭口視陰朝不保夕擁羽林萬騎率左右屯

營先害朕躬并及太平公主中外良士咸擬勦屠隆

基密聞其期先難奮發挺身鞠旅眾應如歸呼翕之

間克渠殄滅安七廟於幾墜濟群生於將殞方舜之

功過四此武之德逾七靈祇德昆弟樂推一人元良

萬邦已定為副君者非此而誰可立為皇太子有司

擇日備儀注册命初睿宗即位議立皇太子以宋王

成器長而平王有誅常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

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

若乖其宜則海內失望非社稷之計臣敢以死請而

平王聞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諸王等咸以平王有社稷大功神祇僉屬群臣又曰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聖德定天下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乃從之平王又抗表讓曰臣聞立嫡以長古之制也豈以臣有薄効虧失彝章伏願稽古而行臣之願也睿宗不許王又累表懇辭睿宗固拒之

玄宗開元二年十二月辛未立郢王嗣謙爲皇太子制曰樹之后王所以輯寧黎獻前立儲副所以安固宗祧故能崇四術之科爲萬國之本長幼君臣之序齒胄知歸溫文恭敬之風群生攸屬古之制也其在茲乎郢王嗣謙聰睿夙成端莊特秀三雍禮樂必也生知五官詞藻居然暗合體道爲器非假於學問資靈授德自符於神解夏弦春誦地義天經立人之道旣彰爲子之誠皆著今昇平在運域中咸寧將有事於元良固不踰於三善宜光近日之敏俾則前星之耀來年正月四日備禮冊爲皇太子所司准式

七年十一月皇太子將加元服下制曰元良所以主七鬯奉社稷貞于萬國祝以三加皇太子居長德之地務親仁之道爰就師保克修志業寢門問安而資

敬大學齒胄而徵善大猷且酌元服宜申史稱周頌之年傳紀魯襄之禮粵若敬始謂之成人逮茲建正式展嘉事可以來年正月加元服所司擇日奏聞禮官博士詳考故實允符令典

八年正月甲子皇太子加元服乙丑皇太子謁大廟

十三年制皇太子嗣謙改名鴻

二十六年以罪廢為庶人

二十六年六月庚子制曰太寶曰位實在其丕承萬

邦以貞必建於明兩服嗣守鴻業祇嚴永圖恭惟七

鬯之主豈捨人神之望開府儀同三司兼單于大都

督河北河東行軍元帥朔方軍節度使兼關內支度

營田鹽池押諸藩部落等大使上柱國忠王璵天假

聰明生知仁孝君親一致友悌二成溫文之德合於

古訓敬愛之風聞於天下嘗以視其所以察其所安

考言有章詢事皆中知子者父允叶於元良以長則

順且符於舊典宜膺擇嗣之舉俾受升儲之命可立

為皇太子

即肅宗也

仍取來月內擇日冊命所司准式

七月己巳帝御宣政殿會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冊皇

太子忠王璵帝第三子自皇太子瑾得罪廢為庶人

王長而最賢遂立為皇太子

肅宗乾元元年五月庚寅詔成王俶宜立為皇太子

改名豫

即代宗也

所司擇日行册禮

七月壬午皇太子於宣政殿謝册命

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册皇太子

代宗廣德二年正月己卯立元帥尚書令雍王适爲

皇太子甲子雍王表曰臣性本凡愚識無久遠夙承

訓誨未達禮經俾踐元良是輕主鬯顧惟辱懦何以

克堪然臣頃總戎麾恭憑睿畧在臣何力妄欲貪天

且五帝三王立嗣殊制王者家天下以傳子帝者官

天下以傳賢胡有居五帝之時行三王之禮臣雖不

敏竊謂非宜乃知古之正統不以年樹俊不以嫡明

矣若以臣居嫡而廢德在長而捨賢恐大道淳風隱

而不見伏以天下之公器不可虛涉宗廟之宏綱不

可輕舉伏惟陛下敦三善之本審萬國之貞不可以

私授爲心但可以推賢爲慮則陛下享唐虞之德臣

蒙伯邑之名乞回聖慈俯寢恩命帝詔答曰立嫡以

長繼統惟賢三代成規百王令典惟爾元子敬而溫

文孝叶天經學深義府克奉趨庭之訓遂成麟趾之

才須總元戎式平巨猾外蕃受律群帥叶謀咸推兎

苑之賢允負龍樓之拜宜膺德舉勿用勞謙乙丑又

上表陳讓忝詔不允卽宜斷表

二月己巳帝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先是寶應二年五月宰臣及文武百僚上表請立皇太子兩表不從宰臣等又上言曰伏見儲貳未立明兩虛位累有陳請愚誠不從陛下以郊壘多虞羗戎侵軼卽茲大典姑務安邊誠聖主憂勤謙讓之心非國家固本久遠之計易曰重明以麗乎正乃成化天下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謹案歷代哲王守邦建國未有不先定家嗣以叶群情然後脩禮文緝刑政於是諸侯以秩進戎狄以義斂七鬯以時主監撫以事明宗祀之本不可暫闕今大盜初滅先零猖狂時號艱虞人懷底定而守嫡不建繼體未孚天下顛顛實有所望陛下固辭未免億兆搖心伏願遠圖百代之謀俯遂群臣之請必冀四夷向化萬國歸誠帝手詔荅曰卿等謨明廟堂夾輔王室請正長嫡以崇儲副稱元良之貞固天下之本此調主鬯誠哉是言但以黎庶不康甲兵久頓憂勞旰晷始務息人與衆共守斯爲急務冊命之禮輟而未行方俟有年用申盛典高秋玄月平秩不遙因其萬物之成繼以重離之照子孫逢吉是謂大同儲至此時依卿所請宜悉朕懷至是乃降冊命德宗以大曆十四年正月卽位十二月乙卯詔曰主

器者莫若長子繼明者必建儲兩既以傳重亦以崇本則君親之大義帝王之弘範無先於此矣朕以耿身續承丕緒夕惕祇畏惟懷永圖承八葉之耿光居四海而稱大則七鬯之主粢盛之重樹元貴嫡有邦之先宣王誦生知古制既賢且長聰明敏博温恭孝友不自蒲假率由憲章慶發高禩兆申甲觀為子之道惟父能知審其觀志宜承大統固能總戎監撫載乎鼎寶不絕馳道謙敬益崇閭安必自於因心入學固知其讓齒升茲上嗣庶貞萬國可立為皇太子順宗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建中元年正月册皇太

子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三月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固社稷正邦統古之制也廣陵郡王淳孝友莊敬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見明而愛人祇服訓詞文皆合雅講求典禮學必承師言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册為皇太子改名純即憲宗也仍令有司擇日備册命四月己丑帝御宣政殿册皇太子時帝即位已久而

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咸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
 決日有異說又屬頽陰雨皆以為群小用事之應及
 將行冊禮之夕雨乃止至行事之時天景晴朗有慶
 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有所歸及觀皇太子儀表班行
 悚動退無不相慶至有感而泣者其日道路觀悅遞
 相傳告中外有屬焉

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詔曰朕聞君天下者緒
 承統業何常不樹建儲貳固安邦家况長子有主器
 之義元良貞立國之道上以嚴宗社之慶下以順長
 久之宜歷考前載率由斯道鄧王寧性與忠敬生知
 孝友秉寬明之度體慈愛之心學師訓謨詞尚經雅
 動皆中禮慮不違仁稽以舊章允膺上嗣朕獲繼丕
 緒夙夜虔恭常懼神明未歆政理多闕曠茲茂典亟
 涉歲時今屬方隅甫寧品物咸遂覽皇王之制詢卿
 士之謀時瞻大猷莫此為重是用授之七鬯位以青
 宮欽惟永圖俾服休命宜冊為皇太子
即惠昭太子也仍令
 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四月令皇太子居少陽院其年
 有司將行冊禮以孟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
 至十月方就延冊
六年太子薨

七年七月乙亥制曰承廟祧之尊固邦國之本重其

緒業貞以元良斯今古之通制也乃者春宮曠位已涉歲時將恐禋獻闕主鬯之儀膠庠虛齒學之道其何以懷寧方夏章示教源稽諸往冊用舉彝典遂有孝敬忠肅寬明惠和遵保傳之言佩經訓之旨友于兄弟睦于宗親博愛而恕已以誠慎行而飾躬以禮載觀所履克茂厥猷宜升儲闈以對休命朕祇若成憲惟懷永圖法二王垂統之秩紹十聖重光之烈致嚴禋配俾奉粢盛式昭上嗣之宗庶協明離之吉宜冊爲皇太子改名常即穆宗也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十月壬寅帝卽宣政殿冊皇太子百寮退謁皇太子于崇明門幕殿凡三再拜太子皆答拜官寮拜則受之又赴興慶宮進名奉賀皇太后

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癸巳制曰朕聞王者敬承宗祧欽若天命必建元子用寧邦家所以光協繼明嚴當主鬯朕纘承聖緒寅奉丕圖永惟國本之安爰在皇儲之重而青宮久闕望苑未開何以表式元良昭宣鴻業稽於往冊用舉彝章長男景王湛孝愛恭和忠敬誠肅慈惠特稟寬仁夙彰言通典謨動協儀矩睦友宗屬遵承傳道克脩令問日茂嘉猷宜踐儲闈以承休命朕以君尊父嚴每推乾道聞詩學禮用首

人倫嘉翼翼於誠心覩烝烝於孝敬克稱知子無讓
前脩俾奉粢盛式昭元嗣宜冊爲皇太子

卽敬宗也

仍令

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乙未宰臣百寮並賀皇太后于
興慶宮丙午帝御紫宸殿冊皇太子故事冊太子御
宣政前殿時以帝體未康慮勞登御故從便也是日
備宮懸於紫宸殿廷列而內伏於兩閣門內群臣辨
色序立於宣政門外俄就外廊食訖始具冠服劍履
入日月華門列位於正衙辰後一刻方入閣帝臨軒
後以中官列侍太子步自崇明門以宮寮翼從駙馬
二人扶整衣冠禮儀使導以進及樂作扇開群臣拜
訖太子進至龍墀東西再拜受冊攝中書令社元穎
跪讀冊文以授太子再拜蹈舞乃出歸于崇明門幕
殿群臣賀皇帝訖退詣崇明謁皇太子太子命舉簾
執笏答拜宮寮拜則受之禮畢群臣赴興慶宮稱賀
初穆宗因擊毬暴得風恙機務稍壅外庭不知宮中
安否者三日京師人情恟然右僕射裴度三上疏請
立儲嗣兩省官及翰林學士亦繼陳封章門下侍郎
平章事李逢吉與同列因樞密中使梁守謙劉弘規
王守澄同議遂迎置景王於少陽院然後固請穆宗
御紫宸殿以安衆心乃以十二月五日入閣率百寮

稱賀因請立皇子景王爲儲后感激嗚呼聞者莫不涕零班退又獨進曰景王先聖皇太后嫡長子至正且順事無可疑伏望卽賜宣下臣謹便令有司擇日冊命時穆宗不能言徽有許諾之意逢吉還中書草奏封進時同列杜元穎先赴太廟宿齋逢吉後出光範門以所進言請立太子不言請立景王遽迴馬追之獨改奏狀以進翌日詔下遂以景王爲皇太子文宗太和六年十月甲子詔曰禮重承祧義存繼體思崇守器必務建儲王者所以固大本而貞萬國也魯王永溫仁寬明聰敏孝愛動合至性居無放心樂善承顏曠度容衆恭勤詩書之教率由忠愿之風懿茲徽猷光我上嗣朕纂奉寶位丕寧聖圖欽若舊章同建儲貳爰俾王邕以率問安統正龍樓之榮昭宣申觀之兆宜膺茂典允屬元良宜冊爲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太子帝長子也母曰王昭儀帝自卽位承敬宗盤游荒怠之後恭儉惕慎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爲儲貳未幾晉王薨帝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久之方有是命中外慶悅七年八月庚寅御宣政殿冊皇太子禮畢百寮詣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

開成三年十月太子薨

開成四年十月制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

正國本而成天序建儲兩而主重器朕以寡昧祇荷
丕圖虔恭寅畏思固鴻業慎擇全懿曠于旬時而卿
士獻謀龜筮告吉以為少陽虛位願舉盛儀列聖垂
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式表無私敬宗皇帝第六男
陳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温文合雅謙敬保和
裕端明之體度飭尚書之訓辭言皆中禮行不違仁
是可以順考舊章欽若成命授之七鬯以奉粢盛宜
廻朱邸之榮俾踐青宮之重可以為皇太子宜令所

司擇日備禮册命自青宮虛位將相大臣百職言者

拜章百陳凡累月帝遂册立陳王宋立與夷之志也

五年正月文宗暴疾兩軍中尉仇十良等
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子弟廢太子為陳王

五年正月己卯制曰朕顧眎身獲承丕構嚴恭寅畏
十有五年雖宇內小康而大道猶鬱方思砥礪期臻
治平而天不祐予夙嬰疾疹政既多關心不自安近
者疑沍所侵久而寢劇臣寮愛我內外一心禱祀畢
為藥石備至亟換旬月有加無瘳懼不能躬總萬機
日釐庶政稽于古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貳神器
親弟穎王炎朕昔在藩邸與同師訓動成儀矩深稟

寬仁俾奉昌圖必諧人欲可立為皇太弟即武宗也應軍

國政事便令勾當是日兩軍自十六宅迎帝赴少陽

院百官謁于東宮思賢殿分命群臣告天地社稷

武宗會昌六年三月遺詔立光王怡為皇太叔權句

當軍國政事改名忱即宣宗也

宣宗大中十三年八月遺詔立長子鄆王溫為皇太

子監國政名灌即懿宗也

懿宗咸通十四年九月制立第五男晉王儼為皇太

子改名儼即僖宗也

僖宗文德元年三月遺詔立壽王傑為皇太弟時帝

暴不豫群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惟

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壽王後改名即昭宗也

昭宗乾寧四年二月丙辰帝在華州節度使韓建表

請立太子已未制德王裕宜冊為皇太子天祐元年八月為蔣

玄暉所害

天祐元年八月遺詔曰輝王祚幼彰岐嶷長實端身

裒然不群予所鍾愛必能克奉丕訓以安兆人宜立

為皇太子改名祝監軍國事即哀帝也

帝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叅閱

知建陽縣三事臣黃國琦較釋

儲官部三

誕慶 儀貌 令德 孝友 文學

失德

誕慶

夫王者當宇宙之大承基構之重期本枝之克茂故至器而斯尚載誕之始慶賜遂行或立禱祝之祠或

赦囚繫之罪或以之賜爵級或因之錫宴喜所以上
 祇宗祐下隆基緒者也垂諸竹帛不為過矣
 漢戾太子武帝長子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群臣
 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禱祝禮
 令祀於高禰高禰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
 子喜而立此禰祠而令臯作祭祀之文也
 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

宋太子劭文帝長子元嘉三年閏正月丙戌生二月
 乙卯繫囚見徒一皆原赦時元帝猶在諒闇故秘之
 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有人君卽位後
 皇后生太子惟殷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

劭焉體元居正帝甚喜悅

梁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
 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和帝中興元年九月
 生于襄陽與貴嬪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師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帝嫡長子普通四年五月
 丁酉生

陳吳興王裔字承業後主長子也以宣帝大建五年
 二月乙丑生於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
 之以為己子是時後主年長未有裔嗣宣帝因命以
 為嫡孫其日下詔曰皇孫載誕國祚方熙思與群臣

共同斯慶内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

月庚午薨神自天亦降云是天將生降寤召納言蘇

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振迎置太興宮之客

省明年正月戊辰生昭養於宮中

乃大曹主

唐廢太子承乾太子長子武德初文德皇后生於承

乾殿因以名焉

太子忠字正奉高宗長子貞觀十七年十一月甲辰

生高宗宴宮寮於弘教殿太宗幸東宮顧謂宮臣曰

頃來生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

有此孫故相就為樂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群臣在立

於是遍舞盡日而罷賜物有差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高宗開耀二年中宗為皇

太子生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滿月大赦改元永

淳是歲立為皇太孫

儀貌

夫肖天地之形體雲日之表受最靈之氣有繼明之

象故天姿岐嶷出乎自然龍章粹和發於異稟是以

君主尊之重為天下之本有以見容止可度矣

宋太子劭文帝長子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也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從容有風儀音辭和辯體素過壯有官簡於遨遊

梁昭明太子統高祖長子也美姿貌善舉止體素壯腰帶十圍

哀太子大器簡文帝嫡長子也性寬和神用端凝陳太子深後主第四子也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喜愠

唐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始出閤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

令德

夫嘉言善行必垂於後蓋以爲人景慕與世作程矧未登儲貳之尊應兩明之象而孝謹天至溫恭日新問安侍膳具瞻三善之姿監國撫軍允副萬邦之望所以妙選羽儀率尊師傅者顯於此矣吳太子登大帝長子接待寮屬畧用布衣之禮或射獵當繇徑道嘗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於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以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

近勿言太子和大帝第三子赤烏五年爲太子都督劉寶白
庶子丁宴宴亦白寶和謂宴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
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自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
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辭和
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與景陵王子良俱好
釋氏立六侯館以養窮民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孝謹天至寬和容衆喜愠
不行於色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
是皂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
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
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高祖高
祖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所寬縱者即使太
子決之每入朝未五鼓治嚴守城開在東宮雖復燕
居內殿一坐一起嘗西向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
以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
膳不兼肉性仁恕見在官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
清道驅人太子恐致傷痛使提手板代之頓食中得
蠅蟲之屬密置拌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

閤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刑上三歲士一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又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汎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勅賜太樂女伎一部畧非所好時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二諦法身義並有所通普通元年四月其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會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嘗饌爲小食復敬耆老中舍人陸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詔陸景每月嘗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自加元服高祖使有萬機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賜與出王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亾無可以歛者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歛容色嘗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

官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間喪皆慟哭
陳太子深後主第四子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左
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

隋廢太子勇高祖長子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
飾之意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大業元年立為皇太子昭有
武力能引強努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
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儉素臣
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
愛如此

唐太子弘高宗第五子性仁孝深為帝及天后所鍾
愛咸亨初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大旱關
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榆皮蓬實者乃
各給米使足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貸人詔許之
顯慶三年薨年二十四甚為士庶所痛惜高宗親為
製獻德紀并自書之于石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始出閣容止端雅深為高
宗所嗟賞上元二年立為皇太子尋令監國處事明
審為時論所稱

孝友

古者並建師傅奉乎冢嫡所以琢磨懿範輔翼令猷夫父子之親存乎天性兄弟之愛謂之天倫人道之先何尚於此蒸蒸之志克奉於慈顏怡怡之懽溥敦於同氣則正家而定天下推已而形四海粲盛有寄七鬯無失豈止問安之訓道映於龍樓致美之風事光於甲觀而已哉

吳太子登大帝之子也自武昌遷都建業時登鎮後以弟慮卒登徃建業任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帝遂留焉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

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須先立后帝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帝默然及爲皇太子時弟和有寵於帝登親敬待之如兄弟嘗欲讓之心

梁昭明太子性仁孝自出宮嘗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普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

性聖人之制身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
如此可卽強進飲粥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
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以轉就羸
瘵我此更無餘病正爲如此胸中亦比塞成疾故應
強加饘粥不俟我嘗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終喪日
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
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莫不泣大通三年三月寢疾恐
貽高祖憂勅叅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
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
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

袁太子大器簡文帝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於賊
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携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
伍不復振肅太子所乘舡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
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
塵寧忍遠離吾今凶慝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
嗚咽令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嘗憚之恐爲後
患故先及禍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養於宮中旣
長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
故對曰漢王未婚時嘗在至尊所一朝娶婦則便出

外懼將違離是以帝耳高祖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唐太子弘高帝子顯慶初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
罪幽于夜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會帝幸
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駕發數日太子戀慕不已
帝聞之遽追赴行所焉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
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事臣子所
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
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法貶惡以誠後
固使商臣之惡顯于千載太子曰非惟口不可道故
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
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毀下誠孝寔資睿情天
發凶悖之迹點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問安
上里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
辯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
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才智

禮云一有元良萬邦以貞蓋世子之謂也若乃才器
天縱志本夙成解經若生知臨事必先覺無假師保
之訓自成聰哲之謀而明兩有暉承華作則故可德
而稱也

吳太子登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孫
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
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

孫和爲太子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姦妄之
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嘗
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較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
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群僚侍宴言及
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
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
惜力君子慕其太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
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
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
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德之基其於
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
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爲歡乃命
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
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頴好奕有事在著者頗數焉
故以諷之

晉愍懷太子遹惠帝長子少聰慧武帝時官中嘗失
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

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嘗不宜令炤見人君也繇是竒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卽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與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天監元年始二歲立爲皇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諷誦性寬和高祖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卽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人太子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拏戮今縱不以其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折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帝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皇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嘆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繇是大竒之

唐太子承乾太宗長子少敏惠太宗甚愛之貞觀八

年九月太子來朝太宗謂侍臣曰我以承乾多疾病不令讀書但與孔穎達評論古事我試令作數紙書言經國大體立成三紙頗有可觀先論刑獄爲重深得經邦之要也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初爲潞王始出閣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覽經領覽遂卽不怠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復誦我問何爲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

文學

夫儲貳之建所以重宗祧而承天序也故有師保之訓書禮之教然後溫文著於內英華發於外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世子齒於學之謂也繇漢而下或通經肄業成於講習或立言著論煥乎義趣或雕章麗藻駿發於豪翰或遺文徃行克就於編緝斯固彰郁郁之美播洋洋之譽玉振而金相星暉而海潤者已

漢武帝戾太子據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少壯者言又漸長大也

從瑕丘公受穀梁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也初太祖好左氏春

文學
卷之三十五
帝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

梁高祖昭明太子統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諷誦天監八年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嘗自討論篇籍或與文士商確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嘗于時東官有書三萬卷名才並集文章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愍懷太子方矩元帝子少勤學聰穎有元帝風

陳後主廢太子商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

博通大義並善屬文

隋高祖廢太子勇頗好學解屬詞賦帝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直諫帝覽而嘉之

書具儲官諫諍門

唐高宗太子弘初入東宮請於崇賢館置學並置生徒詔許之始置學生二十員東宮三師三少賓客詹事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衛率及崇賢館三品學士子孫亦宜通取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又讀禮記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兼太子賓客許敬

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圍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書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探古今文集摭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搖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以下加級賜帛有差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始出閣高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卽不怠上元二年立爲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太安洗馬劉納言雒州司戶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同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仍以其書付祕閣

太子瑛玄宗子開元二十五年玄宗命瑛題御史大夫李適之所撰河隄記碑額又命永王璘書其碑陰時皇太子與諸王新賦毬塲詩序適之乃上言曰臣不工文且非碩學更紆天人之翰以光鄙野之人又見陛下訓以義方教之親睦文王美棠棣之華皇王之際於斯爲盛事連中禁恐良史闕書請編諸典策以光千古帝手詔報曰卿文勒石誠爲可重故令兒子題額及陰何所發揮而勞致謝毬塲宴樂咸睦深慈豈伊斐然少能申寫卿爲宗子欲名教有歸記之史册亦隨卿意

失德

夫反德爲亂棄德不詳故仲尼戒其不修臯陶勤其邁種良有謂也矧復應前星之象當主鬯之重是爲天下之本用承萬代之業乃有居昏長敖犯義踰矩崇侈汰以自恣謀逸豫以無度雖天威有赫臨之而不悛近侍盡規正之而罔顧以至貽厥敗累垂諸編簡噬臍之悔庸可及乎

晉愍懷太子遹惠帝長子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師傅賈后素忌之密勅黃門闔官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嘗自拘束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嘗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斷其鞅勒使墮馬爲樂或有犯忤者手目箠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麩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嘗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中書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嘗所坐氊中以制之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竒石妙極山水屬上宮望見乃傍門列修竹內施高鄣造游墻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以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帝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刃金寶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帝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帝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師太子懼皆藏匿之繇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嘗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咫尺及宮禁而帝終不知太子嘗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武賁雲罕之屬帝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帝不疑及太子薨嘗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勅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墟館

後魏廢太子恂孝文長子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雒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

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嵩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過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沐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儋等親杖恂又令儋等更代百餘下隋廢太子勇高祖長子嘗文飾屬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誠之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張樂受賀帝知之間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嘗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止可三數十人隨情各異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停斷自此恩寵始衰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弭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自過

唐隱太子建成高宗長子外結小人內連嬖幸復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恣縱橫并兼田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已志唯以甘言諛辭承候顏色

太子承乾太宗長子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

之不敢見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群小褻狎有太嘗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殺之承乾痛悼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所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嘗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剪絲而舞衣尋踵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 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儲宮部 四

監國 將兵

監國

春秋傳曰君行則守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所謂君之冢子居明離之位當主鬯之重繼體作貳為國之本或乘輿巡幸靈旗親征總督留務以隆民望或付之

政事委之獄訟臨聽關決以裁國典蓋所以茂元良之德以貞萬邦昭儲副之義以熙百志然後一宇內之視聽定天下之大本保世延祚垂鴻永命莫不繇斯者已

吳大帝權黃龍二年九月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

嘉禾三年大帝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宋明帝大豫元年正月帝有疾不朝皇太子會萬國於東宮并受貢計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正月帝將訊冊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因原宥各有差帝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

即文憲太子也

梁昭明太子統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是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

後魏明元帝泰嘗七年五月詔泰平王壽攝政初帝服寒食散類年發動不堪萬機故有是命是歲使祭

酒崔浩奉策告宗廟命泰平王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廟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廟東面百僚總已以聽焉明元避居西宮將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較練穆觀達政掌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臣時奏所疑明元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太武太元五年六月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九月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詔曰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公臣勤勞日乂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明爲科制以稱朕心五年正月壬寅皇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右弼輔太子以決

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

孝文太和十七年立皇子恂爲皇太子帝每歲征幸恂嘗留守主執廟祀

北齊文皇帝天保元年九月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皇太后喪帝居倚廬詔皇太子贊總釐庶政事後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嘗留監國

隋文帝開皇初立子勇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以下皆令太子參決之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癸亥立秦王爲皇太子詔曰君臨率土勩勞庶政昧旦求衣思弘至道而萬機繁委成務殷積當辰日昃寔勞聽覽皇太子世民夙稟生知識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字內九官惟序四門以穆朕付託得人義同釋負遐邇寧泰嘉慰良深自今後軍機兵伏倉糧凡厥庶政事無大小悉委皇太子斷決然後聞奏

太宗貞觀四年五月詔皇太子承乾宜令聽訟在茲恤隱自今以後訴人惟尚書省有不伏者於東宮上啓令承乾斷決今若有固執所見謂理不盡然後聞奏

九年太宗在諒闇之中庶政皆令承乾聽斷頗有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嘗令居守監國

十九年二月太宗親征高麗詔曰省方之物旣勞於躬親監國之重允屬於儲貳皇太子治温文表德睿哲日躋仁孝之誠彰於温清弦誦之美著於膠庠禮義旣茂徽猷彌遠委以賞罰之權任以軍國之政詳諸前載寔惟令典發定州巡遼左之後宜令治監國其宗廟社稷百神咸令主祭軍國事務並取斷決時太子太保高士廉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並留輔佐太子下令曰仰惟聖訓秦以周旋虛想異人共康神化式遵頓織分鷲趨車企覲英靈欽聞政道宜頒下州郡妙簡賢良其有理識清通執心貞固才高位下德重位輕或孝弟力行素行高於州里或洪筆麗藻美譽陳於天庭或學術該通博聞千載或政事明允才爲時新如斯之倫並堪經務而韜光勿用仕進無階委身蓬華深爲可歎所在官僚精加訪採庶使垂綸必察操築無遺一善方旌咸宜舉送於是州郡所舉前似至者數百人

二十年三月庚午詔曰朕粵自湫年時逢道喪懷生之類盡塗原野是用痛心疾首攘袂救焚以戰場爲

俎司以干戈爲章服夕不遑息寧濟四方饑不及餐
推移一紀幸賴上玄幽贊下士宅心承天嗣曆勵精
求政蠲百王之積弊振千祀之頽綱旰食宵衣百齡
行半泊手至道方泰塗蓼遽侵自罹九年以來亟罹
衰恤又屬高麗逆亂毒被韓夷微物不安無忌隱惻
遂復躬行吊伐遠涉遐荒時歷暄寒體親風雨雖復
澄氛海外有慰深衷又倦征途乃多虛弊方今兆庶
殷阜六合廓清垂拱無爲允在茲日而皇太子治令
德遠彰所有機務可令斷決百辟卿士咸宜受其節
度朕當親調五藥暫屏萬機三數月間且自怡懾十
一月己丑詔曰朕因東行憂勞幸靈州綏撫冒寒來
往稍覺疲弊今欲至歲暮以來怡攝宜暫簡靜其祭
祀及諸方表疏蕃容兵馬宿衛應行魚契給驛授五
品以上官及五品以下官降解斷死罪等事依嘗式
奏聞自餘並取皇太子治處分

二十一年五月壬辰令皇太子依舊百司啓事

二十三年二月丁卯太宗以不豫勅太子於金液門
聽政

高祖顯慶四年十月皇太子弘初入東宮及駕幸東
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

龍朔二年十月丁酉駕幸溫湯皇太子監國三年二月庚戌勅京城見禁囚每日將二十人過帝親慮之多所原免慮不盡者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慮之十月辛巳朔詔皇太子弘每五日於光順門內監諸司奏事其小事並太子決之

乾封二年九月庚申皇太子弘監國帝欲服餌故也咸亨二年正月幸東都詔皇太子弘監國

四年八月辛丑帝以瘧疾令皇太子弘於延福殿內受諸司啓事

上元二年六月立雍王賢爲皇太子尋令監國賢處

事明審爲時所稱手詔褒之

儀鳳四年五月丙戌詔皇太子賢監國

永隆二年閏七月庚申帝以服餌令皇太子監國

永淳二年十一月戊戌命皇太子監國侍中裴炎黃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
中宗神龍元年爲太子監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勞諸州

睿宗景雲二年二月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睿宗顧問侍臣莫有對者張說進曰此是讒人欲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

窺窬路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乃下制曰維天生人
牧以元后維皇立國貳以副君將以保綏家邦安固
後嗣者也朕纂承鴻業欽奉寶圖夜分不寢日昃忘
倦茫茫四海懼一心之未周蒸蒸萬姓恐一物之失
所雖卿士竭誠守宰宣化緬懷庶域仍未小康皇太
子隆基仁孝因心溫恭成德深達理體能辯皇猷宜
令監國俾爾爲政其六品以下授官其徒罪以下並
取太子處分

四月戊子制曰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若軍馬刑政
五品以上除授政事與皇太子商量然後奏聞時睿
宗欲傳位於皇太子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
不以宸極爲貴昔居皇嗣已讓中宗及居太弟固辭
不就思脫屣於天下爲日久矣今欲傳位太子卿等
以爲如何群臣皆唯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
李景伯上疏讓所監不許

肅宗元年建巳月乙丑詔曰天下之本屬於元良四
方之明資其冢嗣是有傳歸之義必膺監撫之重克
廣前列與人守器非君父之獨親俾生靈之同載朕
號慕弓劍寢居縷經頂以疾苦未能康寧殘寇猶虞
中原多壘軍國大務理須參決乃矐矐七鬯恭承宗

祧皇太子天縱聰明日躋聖德中興宸構已有大功
問安寢門知九國之夢制勝戎闔高五品之才時方
艱難禮在諒闇且以庶政委之元子宜令權監國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卽位七月己未詔曰朕承
九重之烈荷萬邦之重顧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畏
懼不克祇荷嘗恐上墜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
夜祇勤以臨于咎而積灰光復至於經時怡神保和
嘗所不暇永懼四方之大萬物之殷不躬不親慮有
曠廢加以山陵有日霖潦踰旬是用儆于朕心思答
天戒其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純勾當百辟群后

中外庶僚悉心輔翼同底于理宣布朕意咸所知聞
初帝自嗣位卽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劇雖時扶坐
殿群臣入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
斷於王叔文而李忠王伾爲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
外朋黨謹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唯意所欲不拘程
度旣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
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
惡心腹內離外有西川韋臯荆南裴均東川嚴綬等
戕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玲尚演解玉等皆
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憤屢以啓帝帝固厭倦萬機

嫉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細衛次公王涯等入至金鑾殿撰制詔而發命焉是日皇太子見百僚於東朝堂百僚拜賀皇太子泣涕不荅拜先是連月陰雨既定册雨遂止及宣詔之時天地大開遠近清霽丙申詔宰臣告西宮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武宗會昌六年三月寢疾制以宣宗為皇太叔册為監國

昭宗天祐元年八月以輝王為皇太子監國

將兵

夫儲嗣之位以貞邦本監撫之制著于前訓自漢而下或總督戎政躬行討伐或出鎮方面以遏讎侮至有乘艱虞之運當否阨之會糾合義勇克清大憝表卒禁旅奉衛乘輿允集大勳紹隆景命斯固天啓人與故能功借時並者也若乃命令有專稟之非師律有臧否之異元良所以毓德嗣適不以臨戎蓋里克之論全琮之諫信美而可徵矣

漢高祖十一年自將征淮南王布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

霸上

吳大帝黃龍中使太子登出軍次子安樂左護軍徐州牧全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帝卽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當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師至瓜步京邑震駭皇太子劾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

後魏明元泰暉七年十一月皇太子親統六軍鎮塞上

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九月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漢南

後周武帝建德五年二月遣皇太子贊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日人專決八月戊申太子入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

隋高祖開皇二年十月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唐高祖初爲唐王隋恭帝義寧二年正月戊辰以唐國世子建成爲撫軍大將軍左元帥總兵十萬徇雒陽四月戊戌班師

武德二年四月司竹群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卿公太子建成率將軍桑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師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

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

三年七月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突厥

四年五月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悉從化潛竄山谷竊懷首鼠寇抄居民侵擾亭侯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憝卽就誅夷驅畧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

八月丁亥遣皇太子建成安撫

五年八月辛未突厥進寇并州庚申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命太宗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源州又令雲州總管李子和率兵越雲中以掩可汧左武衛將軍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九月乙未班師

十一月甲申遣太子建成總戎討劉黑闥仍下制曰罪止凶渠註誤脅從並無所問其有棄惡思順自拔而來隨卽安置給其優賞咸使附業各令安堵雖賊之魁帥又同叛逆必能臨機効節因事立功並卽叙勲班賞量才授任如其不從告諭敢懷迷執然後肅正軍法齊以大刑其陝西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其間經畧籌

等賞罰科條要在合機皆以便宜從事十二月壬申
皇太子建成與劉黑闥戰於魏州城下破之闥抽軍
北遁詔尚書右僕射寂馳往勞之甲戌皇太子建成
及齊王元吉追劉黑闥於毛州賊背永濟渠而陣接
戰又大破之赴水死者數千人其衆大潰劉黑闥被
葛威擒送于京師其黨北遁
六年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建成帥師屯
北邊
九月丙子突厥寇并州命皇太子往幽州以避之
八年六月突厥平皇太子班師

太宗貞觀十七年閏六月丁巳詔曰皇太子治忠孝
成德志業光茂地惟儲副寄深監撫兼統禁旅寔允
舊章宜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以下並受處分
中宗爲皇太子則天聖曆元年契丹賊帥李盡滅據
營州作亂皇太子表請討之制令持節爲河北道行
軍元帥軍未發而賊退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命皇太子送金仙公主往并州
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天武軍涼
州都督賀拔延嗣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
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之皇太子右御

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三萬兵赴軍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接以軍法從事

玄宗天保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叛詔皇太子統兵東討以哥舒翰爲太子先鋒兵馬元帥領河隴兵募守潼關以拒之

十五載七月帝幸蜀次普安郡詔以皇太子克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廬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時順宗爲太子倉卒間嘗親執弓矢率禁軍先後導衛備嘗辛苦及賊來攻奉天城中危迫人人恟慄不自保帝朝夕自巡城傳宣慰勞督勵戰士其有用命及死事者登時與入陳奏隨加賞贈故戰士無不感激奮發氣益百倍

册府元龜

儲官部

卷之三百五十九

十四

冊府元龜 將兵

卷之三百五十九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可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儲官部 五

尊師傳 禮士 齒胄 講學

尊師傳

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自周公抗世子之法德教斯著前後出入罔不降禮故能慎成其業克保元吉漢

冊府元龜 儲官部

卷之三百五十九

魏而下史氏所記或有致恭北面親授經義明備法服屈體申誠進見周旋崇尚爵齒以致延宿宮闈與升殿陛訪對請益歡待隆篤省視疾疢豐潔珍御傷吊淪逝曲申恩禮賜予豐渥備罄寵數自非老成碩望勤宣令範者疇克當之哉

後漢明帝始立為皇太子世祖拜桓榮為議郎入使授太子後拜博士堂令止宿太子宫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堂故言不諱也後為少傅榮以

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

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

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

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大

子謹使掾臣汎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

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

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

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

下則去家慕鄉永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

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桓郁榮子也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永平五年入授皇

太子經遷越騎較尉太子奉賀致禮

魏文帝爲太子何夔爲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人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梁茂亦爲太子太傅甚見禮敬

吳太子和大帝第三子也闕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蔡頴張純等從容侍從和尊敬師傅愛好人物頴等每朝見進賀和嘗降意歡以待之講較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晉李喬爲太子少傅後爲司徒太康三年薨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誅之

明帝爲太子時杜夷拜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會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

梁昭明太子天監初尙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勅太子洗馬王錫秘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

陳周弘正大建五年爲尙書左僕射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

徐孝克爲國子祭酒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匙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

後魏崔光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賜坐謂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命孝明出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爲傳之意令孝明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孝明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

北齊馬敬德後主時爲侍講令元子熙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

唐嘗山王承乾貞觀初爲太子李綱爲太子少師時綱患脚不能踐履皇太子命三衛輿上殿親拜之訪以得失大見崇重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

蕭瑀貞觀十六年爲太子太保後授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一年卒太子爲之舉哀遣使弔祭

高宗爲皇太子貞觀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高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

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寔資訓導比日聽政嘗屈同榻庶因諮詢少祛蒙滯但據按奉對情所未安近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訓深至使遵堂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

順宗爲皇太子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
莊恪太子文宗長子也太和六年冬立爲皇太子八年十月皇太子於崇明門見太師路隨

禮士

夫貴而能降見賢而思齊德之盛者也若夫居元良之重爲天下之本而能杜驕盈之志守卑損之誠優禮髦士樂聞善道或推以師友之分或申以談宴之樂博約以文義咨所以致理厚其贈貺形於詠歎加旌賁之寵舉延辟之命乃至飾終異數懷賢述美形於筆牘垂之話言且能增明兩之輝成溫文之德萬方以之風偃群士以之響臻蓋夫貞邦之宏業日躋之懿望茂以加於此矣

漢明帝爲太子時桓榮爲博士授太子經堂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慮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

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

不諱謂死

也死者人之嘗故言不諱也

後病愈復入侍講

魏文帝初為太子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

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

獲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

徐幹字也

獨懷文抱質

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

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連

應瑒字也

嘗斐然著述

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

陳琳

字也

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

劉道字也

有逸氣但未遭耳

元瑜

阮瑀字也

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

王粲字也

獨自善於

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

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

之雋也

邴鄆淳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

與相見甚敬異之時太子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

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

劉廙字恭嗣自揚州歸太祖太祖辟為丞掾轉五官

將文學太子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

有踰禮之咎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

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倬白
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
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
敏何敢以辭

陳群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太子深敬器焉待以
交友之禮嘗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

張範爲議郎參丞相軍事太祖征伐嘗令範及邴原
留與太子守太祖謂太子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
子孫禮

荀攸爲尚書令太祖謂太子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
汝嘗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
異如是

吳孫登爲皇太子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
侍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
而載或共帳而寢太傅張溫言於帝曰夫中庶子官
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德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
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及帝卽位登爲
皇太子恪爲左輔林爲右弼譚爲輔政表爲翼正都
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術等皆爲賓客於
是東宮號爲多文休嘗以漢書授登指摘文義分別

事物並有章條每外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爲人解達登甚愛之嘗在左右

是儀爲吳王所委任及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

孫和爲太子帝命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

晉明帝爲太子時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尚書郎郭璞亦以才學見重論者美之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尚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多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顥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爲後來名將

沈約爲步兵較尉管書記直永壽省較四部圖書時大會東官多士約特被親遇每入見景斜方出王侯到官咸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纒起是

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
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初徐勉爲太子中庶子
太子尚幼勅知宮事禮之甚重每事詢謀

王筠爲太子洗馬歷中書舍人並掌東宮管記太子
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均等好宴玄圃太子
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
洪涯肩其尊異見重如此孝綽爲太子僕射掌東宮
管記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形狀太子
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
劉勰爲步兵校尉兼太子舍人謝舉爲太子庶子家
令掌東宮管記深爲昭明賞接

陸襄爲廬陵王記室參軍太子聞襄業行啓武帝引
與游處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並掌管記

劉查爲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太子謂查曰酒
非卿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正爲不媿古人耳太子有
瓢食器回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
器

陸倕歷太子中舍人中庶子除太嘗卿明山賓歷太
子率更令中庶子右衛率權攝北交州事到洽歷太

子中舍人家令中庶子出爲雲麾長史張率爲太平家令出爲新安太守僊普通七年山賓洽大通元年俱卒官太子與晉安王令曰明北充到長史遂相繼彫落傷怛悲惋不能以已去歲陸太嘗殞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貞履忠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徧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公明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蒞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又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游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

對如昨言猶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實理當測愴近張新安又致故人其

文筆弘雅亦足嗟惜

關文

東西日又尤當傷懷也比人

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力復及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充信至明嘗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惻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胷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歸歟不謂長往耿成疇日追憶譚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初山賓自右衛率爲青冀二州

大中正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民後
刺史簡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
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太子聞築室不
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
而嘗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
稱奇夷吾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國多士築室非
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
徑人將招三徑士
陸贄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已下祖道於征虜
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疏廣

張綱爲太子舍人歷洗馬中庶子旣卒昭明親往臨
哭與綱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蒞事明敏雖倚相
之讀墳典卻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
青宮二紀將及義雖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
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
追且年甫強仕方中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
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及增哽咽攬筆無次
張率爲太子家令丁母憂服未闕而卒昭明太子遣
使賜贈

簡文帝初晉安王時劉遵領記室及王爲太子遵隨

入藩爲中庶子以舊恩特蒙寵遇同時莫及及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奄至頌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心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玄黃成彩旣以鳴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自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宮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淨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漢南連記及忝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鷓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較覆忠賢稱揚文志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私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此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永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情當何已已往矣柰何投筆側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旣

往故爲痛傷之情不能已已耳

王規字威明爲中書黃門侍郎勅與殷均王錫張緬同侍東宮俱爲太子所禮遷太子中庶子卒官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今日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瞻跌宕之情彌遠豪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謝嘏爲太子中庶子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

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家令蕭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子與湘東王今日王筠本自舊手後有蕭愷可稱同爲才子

沈文阿爲國子五經博士太子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阿撮異聞以廣之

王元規爲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

庾肩吾爲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肩吾子信

摛子陵並爲妙選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

孔休源初爲晉安王府長史後卒太子令曰金紫光

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歲西浮渚官東泊枌壤毗佐藩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

庾仲容初爲晉安王功曹史後爲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夫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陳後主爲皇太子時岑之敬授東宮儀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隆賞爵時陸琛爲司徒左西掾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

褚玠自太子中庶子出爲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陸琰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而卒太子甚傷悼之爲制誌銘琰弟瑜爲太子中舍人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仍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殞化悲傷悼惜此時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湮淪晚生

後學匪無墻面卓爾出群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
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
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詣究儒墨經耳
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辭
摘句未嘗不聞者心服聽者解願會意相得自以為
布衣之賞吾盍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
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蜂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
對群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澗澗或翫新花時觀落葉
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
代以琢毛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而流年甚

爽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遠從短運以此為恨當
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泣絕絃投筆但有酸恨以
卿與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
此瑜弟玠為中書舍人兼東宮管記甚見親待尋以
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玠為之流涕
姚察為東宮學士太子深加禮異情越群僚宮內所
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顧野王遍相策
問嘗蒙賞擊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
陸繕太建初為太子詹事行東宮事後遷左僕射卒
太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贈祖奠

北齊廢帝初爲皇太子文宣令黃門侍郎朱欽道在東宮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學法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

天保末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公白首不娶者乃齎絹百疋

隋太子勇文帝長子東宮旣建弘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克讓自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太子以師道處之思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元德太子昭煬帝子太業初東宮旣建特高士廉舉人才擢甲科爲太嘗奉禮郎非其好也太子美其才以本官奏兼通事舍人

唐隱太子建成在東宮李綱爲太子詹事禮遇甚厚建成嘗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饗人作膾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爲膾建成從之旣而謂曰飛刀鱸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

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疋以遺之

韋挺武德中景遷太子左衛驃騎將軍簡較左衛率隱太子恩遇甚隆官臣罕與為比

岑文本為中書侍郎是時新立晉王為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官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不願更希東

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荅拜見待如此

高宗為皇太子引太學博士馬加運為崇賢館學士與洗馬秦曄等侍講殿中恩禮甚渥時譙人李敬玄

傳覽群書時善五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領侍講借御書令讀之

太子賢高宗子也時王勃六歲善屬文未弱冠應幽遠舉及第乾封初詣關上表游東岳頌時東都初造

乾元殿勃又上乾元殿頌賢聞其才名奏就府修撰甚愛重之

中宗為皇太子永隆二年二月親行釋奠之禮畢上表請博延耆碩英髦之士為崇文館學士許之

裴耀卿守貞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俄輔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

令與椽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
稱為學直

玄宗為皇太子景雲元年十二月表請備禮辟隱士
前太子中舍人王友貞以至孝故也

齒胄

禮太子入學以齒蓋受學之道明長幼辨尊卑也是
知居副君之位當主器之重遵三善之教崇四術之
功親臨於國庠釋奠於先聖講論經義稽合古訓然
後鈞其好賜錫以宴喜弦誦之業斯著元良之德增
茂風教之本其在茲乎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

即明帝也

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

奠以大牢祠孔子顏回配

太子進爵於先師中
庶子進爵於顏回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十月詔曰皇太子釋奠王公已

下可悉往觀禮

即文惠大
子長懋也

梁高祖天監八年九月昭明太子於壽安殿講孝經
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

九年三月乙未詔曰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
實惟前誥所以成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啓元
良齒上自斯以降並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
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大同七年皇太子即簡文也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

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義疑之侍中尚書令臣敬

容尚書僕射臣纘尚書臣僧旻臣之遴臣筠等以為

參點並專宣尼回路同諮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

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二况於兩公而云不可

制曰可

陳宣帝大建三年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即後主也二傳祭酒以下賚帛各有差

後主至德三年皇太子齋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又

釋奠於先師先聖其日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

士及太學生並預宴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丁丑詔皇太子之國學

釋奠於先師即高宗也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後裔

為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為終獻既講弘智

開講孝經敷弘忠臣孝子之義皇太子歡甚因令宣

勞胄子以上言名教之所繇學校之所作君臣父子

之義風化訓導之端加之以弘獎因之以誠勵凡數

百言詞義甚美聽者竦然無不歡悅更相顧曰此誠

德音也於是賜學官胄子帛各有差仍擢其高業者

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高宗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

即中宗也

睿宗景雲二年八月詔皇太子詣國子監行釋奠之

禮

即玄宗也

詔曰庠序之興教自元子禮經之最奠始先

師中古迄今斯道無替皇太子天資聖敬日就文明絃誦之業已高元良之德斯茂自昇儲博望主器承華執經之問雖勤用幣之意未展今仲丁獻吉有事兩塾備禮三尊宜遵舊章俾緝徽典

太極元年二月皇太子將行釋奠之禮因下令曰夫談講之務貴於名理所以解疑辯惑鑿替開聾使聽

者聞所未聞視者見所未見爰自近代此道漸微闕禮言詩惟以篇章為主浮詞廣說多以嘲諷爲能遂使講座作俳優之場學堂成調弄之室嗇夫利口可以驤首先鳴太玄儁才自當俛首垂翅捨茲確實兢彼浮華取悅無知見嗤有識假令曹張重出馬鄭再生終亦藏鋒匿銳閉關却埽者矣寡人今旣親行齒胃躬詣講筵思聞啓沃之談庶叶溫文之德其侍講所有合難釋嫌疑不得別構虛言用相凌忽如有違者所司量事糾彈

是月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爲太子太

師曾參為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

玄宗開元七年十一月乙丑以貢舉人將謁先師勅

皇太子瑛及諸子行齒胄禮庚午勅曰皇太子今月

二十四日行齒胄禮所以崇儒重道尚德弘風宜有

錫賚以成光寵其在陪位定等差與賜乙亥皇太子

入國學行齒胄禮謁先聖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並

以胄子克右嘗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并禮記文王太

子篇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終獻及臨

享帝思齒胄之義乃改焉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辛未拜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

天下其東宮官宜擇端厚之士皇太子即順宗也時幸太

學行齒胄之禮諫議大夫孔述濬宜克太子侍讀

講學

夫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繇古

道也是知處儲副之位當主器之重自非博約於道

義浸潤於經術服聖人之丕訓聞先王之法言資之

以講禱加之以祖習其何以貞天下之本聳民神之

望哉歷代已還踐明兩者或討論方策通其大義臨

習講問精理煥察橫經師授令儀允穆皆所以勤時

習之業茂日新之德崇四術以隆道敦三善而成美

蓋元良之懿烈曾何以加於此乎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

咸寧三年皇太子講詩通

太康三年皇太子講禮記通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宋前廢帝初皇太子講孝經於崇政殿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皇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少傅

王儉令摘句太僕周顥撰為義疏

五年冬皇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間少傅

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

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玄云

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說通則

忠惠可以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

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如聖旨孝慈互

舉竊有微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此即其義太

曰資敬奉君慈愛事親兼此二塗惟在至極今乃移

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

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明雖同深淺既異而文

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畧言深淺已

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親思孝接下思
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
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竝同太
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
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
之殊總聞記百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權者
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
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
敬以明太禮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畧而
疑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竝以筆對太

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
震本非天義宰相王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爲德
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爲德君自體天居震
雷爲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
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
經仲尼居魯子侍夫孝理宏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
不授顏子而寄魯參太子曰魯參雖德慙體二而色
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
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旣云人
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

廢言而况中賢人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
 川王映語曰孝為德本當時所疑德施萬善孝繇天
 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
 可為德本映曰率繇斯至不俟明德大孝榮親衆德
 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為本太子曰孝有淺深德有小
 大因其分而謂之本何所稱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
 前代未有者也

梁高祖天監八年九月昭明太子於壽安殿講孝經
 盡通大義時徐勉為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尚幼
 嘗於殿中講孝經臨川靜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傳

勉與國子祭酒張元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愷王暕為
 侍講

簡文帝初為太子時張譏為士林館學士太子出土
 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
 集必遣使召譏又戚袞為太學博士在東宮召袞講
 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
 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義橫難以荅
 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
 自若對荅如流太子深加歎賞又以朱异博通儒學
 大同六年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

陳廢帝初爲太子時沈文阿爲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

後主爲皇太子時王元規爲鄱陽王記室叅軍領國子助教太子引爲東宮學士親授禮記大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入東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爲榮

廢太子裔後主長子至德三年躬出太學講孝經北齊廢帝初爲皇太子天保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

唐高宗顯慶四年十月丙子皇太子弘初入東宮請觀講及讀書詔許敬宗及學士史玄道上官儀郭瑜李善等爲都講令侍講講孝經親臨釋奠禮畢群臣上壽頒賜有差

龍朔二年五月乙亥詔太子端尹左右中護少尹崇賢館學士每日詣處化門聽進止皇太子若須討論經史則引入講諷時太子受春秋左氏傳於司徒大夫郭瑜至楚子商臣事大驚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法貶惡以示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

恐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理名勝母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寘資睿情天發凶悖
之迹默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
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
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
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玄宗初爲皇太子大極元年太子親釋奠於國學命
國子司業褚無量開孝經及禮記題太子問疑義數
條無量皆依古典以對微加規諷太子悅賜物百段
并紫袍金帶學官及陪位官學生等賜物有差終